論語註參
論語竢質
附校譌
及續校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論語質疑

附校讞及續校

江聲撰

本館據琳琅祕室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論語竢質敍

余童蒙時師授以朱注論語。方在幼沖。焉識是非。意謂師所授當是也。弱冠後見何晏集解頗采漢儒之說。喜其簡括不似朱注之繁蕪。而于晏之注未以爲是也。後閱漢書藝文志知有古論語廿一篇出孔氏壁中。有兩子張。齊論語廿二篇多問玉、知道。魯論語廿篇傳齊論者王吉、宋畸、貢禹。五鹿充宗、膠東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于學官。鄭公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攷之齊古爲之注焉。由是言之。兩漢諸儒傳論語者不下數十家。今其全注皆亡其帙。乃僅見于何晏集解及裴駰太史公書集解。而何晏所采諸儒之注。往往取其糟粕而遺其精英。至晏自下己說。率皆誖繆荒誕。於戲論語之學不其殆哉。余年三十。屏弃時學。從事羣經。于論語有欲裁正者數十條。以年輕學淺不敢以問世。四十後遂精于尚書。凡再易稿。至五十三而書成。既而諸同人咸謂宜公同好。競助刻資。爰復繕寫付梓。逮剞劂事竣而年已七十矣。自分將就木焉。幸天假吾年。俾有餘力。豈容坐廢歲月。意欲準說文解字以繩經史子之譌字。謂亦足以嘉惠來學。唯是老莊焉班之書不能如羣經之了然于心胸。其當繩之字尚倉卑力勤討。孜孜數年。功未及半。比及七十八歲之秋。筋力驟衰。肢體不仁。荒廢者累月。已乃聊試握管。尚可勉焉。念準繩之書。曠日持久。可屬之後學。姑以久蓄于胸之論語錄出之。于年終創始。至

次年季春。市三月而成。題曰論語竢質。竢質者、不敢自是。竢質正于同學及來哲也。

嘉慶四年歲在屠維協洽夏五端陽日壬戌元和江聲書時年七十有九。

論語竢質卷上

清　元和江　聲艮庭撰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者、愜心之謂也。學而時習、温故知新、見聞日廣、知識日益、閱者皆通、疑者盡釋、心曠神怡、不亦說乎。

孟子曰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之謂說也。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猶悶也。易文言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所謂龍德而隱者、不亦君子乎。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仁、讀當爲人、古字人仁通、雍也篇、井有仁焉、明有證矣。其爲人之本、正應章首其爲人也孝弟之言、不知六書假借之法、徒執泥仁爲仁義字、紛紛解說、終无當也。

事父母能竭其力

說文解字曰、竭、盡也、从水、曷聲、二千年來相承以渴爲飢渴字、而以竭代渴、由是經傳史子諸書、凡渴字无不誤作竭、至于歇字、則皆不从欠、亦誤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固鄙陋也鄙陋則不莊重學可以救其鄙陋則不固矣不固則莊重莊重則嚴威矣此下別爲一章當別有子曰字以冠之子罕篇所記乃其全文可證也記于此者不稱子曰後人遂聯合于此非也

子貢

久矣羣書相沿作子貢矣惟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僅一見爾案說文解字云貢獻功也从貝工聲贛賜也从貝戇省聲端木公名賜則字必是子贛凡作子貢者皆非也

未若貧而樂道

鄭公曰樂謂志于道不以貧賤爲憂苦然則鄭本无道字孔君于下文注云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則孔本有道字皇侃本及唐石經亦皆有之善均從衆可也

如切如嗟如琢如磨

爾雅曰骨謂之切象謂之嗟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孫叔然曰治器之名

爲政第二

而衆星共之

共讀爲拱字大當作拱从廾又

恩斯衰

悤、从心、囪聲。囪頭、會腦蓋也。悤慮所從出也。以囪爲聲。諧聲兼會意也。俗書易囪爲田。失意義矣。㷀从亡、㷀聲。今俗書譌甚。字畫全非矣。衰从衣、牙聲。流俗輒以邪代之。邪、乃琅邪郡名。又俗稱父爲邪。又爲語餘聲。皆音弋奢反。无不正之義。音義皆失矣。惟周禮宮正職去奇衺之民。內宰職其奇衺。猶存正字。

麐遲。

鄭公曰。麐遲、弟子麐須也。案麐、从灬㷀㷀、亦聲。今易灬爲大。譌矣。

子亹問孝。

說文解字云。夏、大也。中國之人也。从夂頁、从臼。臼、兩手夂兩足也。俗併頁夂作尙。有字義乎。孔君曰。子亹、弟子卜商也。

子曰。色難。

鄭公曰。和顏說色。是謂難也。（見詩凱風正義。）宋朱子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爾。案、朱子之注此條。最爲精美。蓋本鄭公之指。而佐以祭義之文。㠯達其說。是以卓然特見尤異。實則鄭公啓之也。

有酒食。先生饌。

饌、本皆作譔。異文同字也。鄭本作餕。音訓雖不同。字則通也。儀禮特牲篇。祝命嘗食饌者。舉奠許諾。鄭注云。古文饌、皆作餕。言皆、則以下諸饌字。及少牢篇諸饌字。皆同也。又有司徹乃饌。如儐。鄭君亦云。古

文纂作餕。然則今文以纂爲餕。故許叔重說文解字。不收餕字。以纂足該餕矣。公羊昭廿五年傳云。餕纂未就。餕是食餘。何云未就是實。以餕爲纂。則纂餕二字彼此互用。故云字通也。此文字雖作饌義。實爲餕也。讀當從鄭公爲是。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漢書趙廣漢傳。廣漢發長安吏。與俱至霍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是以廋匿爲廋索字。則亦可以廋索爲廋匿字矣。蓋惟廋匿。是用廋索。事相因也。漢人以此二字交相互用。故說文解字有廋無廋。然則經典凡廋字。皆以廋字代之可也。周官、夏官有廋人。當作廋人矣。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國語曰。忠信爲周。說文解字云。比、密也。二人爲从。反从爲比。然則从者公正。比者偏私矣。

子曰。書云。句孝乎惟孝。句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書、逸書也。包咸曰。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于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說文解字曰。施、旗貌也。从从也聲。字作𣂏。讀與施同。釋文云。孝于如字。一本作孝乎。案漢石經作孝于。自僞孔氏鑱取惟孝二字屬下友于兄弟爲句。以入僞君陳。後之讀論語者。以孝于二字不辭。遂改作孝乎。以屬上書云爲句。於戲。作僞之禍。害一經而波及他經。可深愾哉。

八佾弟三

八佾舞于庭。

佾、夷質反。世俗相承作人旁肖。說文解字所無。不可用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十八章之六。有云千僮羅舞成八佾。則古者假佾字爲之。當從之也。馬融曰。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磬案、八人爲列。則諸侯六八四十八人。卿大夫四八卅二人。士二八一十六人矣。或說人各如其佾數。若然則士二佾。止有四人。何以成列。且左氏宣十一年傳。鄭人賂晉侯有女樂二八。可知皆八人爲列矣。或說非也。又案春秋隱五年經書初獻六羽。左氏說。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公羊說。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諸公也。二說未知孰是。馬君則從左氏說也。

繪事後素。

鄭康成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惠半農先生曰。古者裳繡而衣繪。畫、繪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辨黼黻白疏密有章。康成蓋目覩之者。鄉射記曰。凡畫者丹質。則丹地加采矣。司常九旗。畫日月龍蛇之象。亦以絳帛爲質也。磬案攷工記曰。凡畫繪之事後素功。則素是人功非質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禘、大祭也。緩言之、則曰大祭。急言之、則合併爲禘。反語也。灌者、酌鬱鬯灌地以降神也。明堂之祭。天帝異饌。亦異其禮。天無灌而祖有灌。以灌禮降神。推人道以接天。公羊宣三年傳所謂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也。是故禘莫盛於灌。孔子觀之。意密神洽。故曰既灌而往。吾不欲觀。此歎美之言。猶左氏魯廿九年傳。季札觀韶舞。而歎觀止也。或因是而意孔子必知其說。故問焉。雖然其禮可觀也。其說難知也。豈觀之而遂故自信爲知之哉。故答以不知。且爲說知其說者之功效。古無寘字。或叚借示字爲之。易坎上六。寘于叢棘。劉向本作示于叢棘。故鹿鳴詩。示我周行。鄭君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又中庸曰。治國其如示諸掌。子鄭公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此文示字讀亦當然也。指掌而云寘諸。斯言天下可運于掌也。

不欲觀而既灌乎。

說文解字云。鬹、有文章也。从有、彡聲。彡、鬹也。从三从文。今本鬹作郁。別矣。彡作文、省也。鬹彡二字。皆廢不復有見矣。

子曰。躰不主皮。

鄉射記曰。禮、躰不主皮。鄭公云。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不待中爲焉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躰之。主于獲也。尚書傳曰。戰鬥不可不習。故于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躰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向之取也。于圃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

非所于行禮。其敖又主中。此主皮之敖與。

爲力不同科。

馬融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孔子嘗有言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卽此一端。人必以爲諂矣。推之他事。孔子無不盡禮。其爲人所訾議者。當復不少也。

孔子事君之禮。卽如拜下一節。衆皆拜乎上。而子獨違衆而從下。人必以爲諂矣。他如鄉黨所記。聞君命。入公門。及過君位。鞠躬如。色勃如。足躩如。雖未見君而已形敬畏。升堂見君。則鞠躬屏氣。皆夫子事君盡禮之實。人不能然。反與譏刺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詩敍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里仁第四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安仁、安而行之也。利仁、利而行之也。

造次必于是。

鄭公曰。造次、倉卒也。案、說文解字云。蹙、倉卒也。从走、束聲。讀若資。鄭公讀次爲蹙也。

顚沛必于是。

顚沛、讀爲趨踬。說文解字曰。趨、走頓也。从走、眞聲。讀若顚。踬、步行獵跋也。从足、貝聲。觀過斯知仁矣。

表記曰。與仁同功。然後其仁可知也。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喜者、喜其多壽。多壽、則來日滋少。是可懼也。父母雖康健。日薄西山。康健其足恃乎。是懼之一念。常與喜交幷也。

公冶長第五

胡楝也。

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楝。殷之六胡。然則楝是夏器。胡爲殷器。先儒偶不檢而交相誤解。後人相承沿襲莫之釐正。今正之。今本瑚字。乃珊瑚字。左氏哀十一年傳胡簋之事。胡不从玉。說文解字木部云。楝、胡楝也。从木、連聲。則楝亦不當从玉。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包咸曰。既然子贛。復云吾與女俱弗如者。蓋欲以慰子贛心也。案、王充論衡問孔篇。引作吾與女俱不如也。正與包咸注合。然則此文與女下其有皆字與。何晏本則無有。宋人遂創爲許女自知弗如之解。增字而爲曲說。殊屬不辭。蓋其意以孔子必不可謂不如顏淵。不知此在他人之見則然。在孔子自視未有以異于人。孔子雖嘗自言學之進境。自十五以至七十。歷歷可數。此日後追思約略可計。方其日征月邁之時。必不自覺。而于諸弟子之學業。則恆知之。故曰同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悟。之而不惰者。其同也與。又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孔子之于顏子。見其勇猛精進。日起有功。必自計己所不及。方深喜其早成而勝己。此素志也。故既然子贛。且曰吾與女皆弗如。此中心誠實之言。非謙讓之辭也。

宰予晝寢。

晝、非謂日中也。說文解字云。晝、日之出入與夜爲界。从畫省、从日。書。正義云。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晝。此不易之法也。蓋古人雞鳴必起。詩鄭風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禮內則曰。雞初鳴。咸盥漱。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初辨色而入朝。則其起身尙冥也。左氏宣二年傳。趙宣子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是亦雞鳴時起者。宰我蓋天明而後起。方其未起之時。早已晝矣。故曰晝寢。必非既起之後。日中而復臥也。

于予與改是。

孔子嘗有言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子早已知宰我之言不信矣。今于人之言。亦不敢遽信。懲于宰我而改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

包咸曰。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爲名。居蔡、僭也。節者、栭也。刻鏤爲山棁者、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也。案禮器曰。諸侯以龜爲寶。家不寶龜。明堂位曰。山節藻棁。天子之廟飾也。文仲僭是二者。不知分量甚矣。何得謂之知乎。若謂以山藻之文飾藏龜之室。文仲不若是之癡愚也。

微生高。

漢書古今人表。有尾生高。師古以爲卽微生高也。又東方朔傳曰。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曰卽微生高也。蓋微尾字通。堯典鳥獸孳尾。五帝本紀作鳥獸字微。說文解字曰。尾、微也。是其音訓皆同矣。太史公書蘇秦列傳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然則微生高矯情飾行。以詐取名者。故或稱其信。或稱其直。信旣如此。其直非直可知。夫子卽其乞醯而轉乞爲與一事。則其私曲盡見。無論其他矣。

或乞醯焉。

周禮膳夫職。凡王之饋醬。用百有二十甕。鄭公曰。醬、謂醯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醢人共籩菹醢物六十甕。說文解字云。醯、酸也。作醯以甕。以酒。从酉。酒、並省从皿。皿、器

也然則醢乃醬之酸者非酢也

左丘明

太史公書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起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挾（子叶反）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古本如此朱子本衣下有輕字而解衣云服之是襲誤本而謬解詒誤後學矣釋文于下篇赤之適齊節音衣於既反而於此不音則此衣當如字讀下不應有輕字皇侃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則皇本亦無輕字矣蓋凡物獨用則用罕而壞遲與人同用則用繁而易壞子路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敝而無憾不存人己之見可謂公矣與朋以下九字作一句讀共字不當絕句也

雍也弟六

子桑伯子

子桑伯子鄭公以爲秦大夫案秦大夫公孫枝字子桑此子桑伯子伯子當是字不得云子桑亦其字殆非公孫枝也或以爲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又案莊子大宗師子桑戶死歌者曰嗟來桑戶乎則似

桑戶其字子乃曾稱之爾亦非此伯子矣又彼下文稱子輿與子桑友未審桑戶子桑是一是二姑闕疑焉

與之庾

包咸曰十六斗爲庾非也案聘禮記曰十六斗爲籔注云今文籔爲逾包氏蓋以逾庾音近而以爲同物遂以逾之數量說庾故以爲十六斗殊未審諦也錢大令坫曰與之庾者釜外益之以庾非以庾易釜也豈容沾益之數反多于初與倍而又半殊不近理攷工記陶人職云庾實二觳瓶人職云豆實三而成觳左氏昭三年傳云四升爲豆豆實三則斗二升然則觳受斗二升也庾實二觳則容二斗四升蓋初時與六斗四升不爲少矣因冉子請而益以二斗四升斯爲允當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說文解字云犂耕牛也國語曰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以譬世家之子失位而下齊於氓庶也耕牛所謂畎畝之勤也騂赤色周所尚也周禮陽祀用騂牲騂而且角中牲銓矣太史公書曰仲弓父賤人蓋身爲庶民先世未有仕進爲士大夫者故謂之賤人賤故以耕牛爲譬當時卿大夫皆世官用人必世家之子罕有錄及民庶者孔子言此意謂雖生于微賤苟能才德尤異卓然特立人必知之明主求賢必見擢用不沒沒也所以勖勉仲弓毋以家世賤而自弃也止爲喻言而不明斥仲弓若非與仲弓言弟子安知其爲謂仲弓也且聖人豈背後談論人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牖在室中西南隅。平時寢處。恆南首于牖下。疾時亦然。牖有浮思。孔子于時從浮思入手。執伯牛之手也。孔子聖無不通。焉有不知醫者。執其手者。切其脈也。既切脈而知其疾不治。故曰亡之。命矣夫。

知者樂水。

說苑曰。夫知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絜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者之所以樂水也。

仁者樂山。

說苑曰。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隆崇蠪崒。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萬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羣生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否、讀如易否卦之否。厭、讀如叔孫豹夢天厭己之厭。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詘。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欒蔡注。並見太史公書孔子世家注。）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命乎大率乎性中庸之德至矣民少有久于此者歎好學不倦者之難得也

述而第七

何有于我哉

孔子嘗有言曰多學而識之知之次也則子未嘗高視默識必不委曰不能又嘗曰莫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則學不厭誨人不倦夫子固已自任矣此言何有于我蓋謂此三者夫人能之何足云有于我哉非謂何者能有于我也子罕篇亦有是言義同此

自行束修以上

鄭公曰束修謂年十五以上也聲謂檢束其身修治其行束修以上猶言絜己以進

溯洄

說文解字曰溯逆流而上也从水朔聲今經典輒段借遡字爲之而溯字遂廢矣

飯疏食飲水

疏粗米也飯時惟有疏菜無肉食飲有水漿醴涼漿醯凡六飲茲惟水而已無他物皆言儉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太史公書稱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

然言。孔子爲此言在五十以後矣。孔子爲文言。于乾九二曰。閑邪存其誠。于九三曰。乾乾因時而惕。于九四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又曰。君子進德修業及時。故无咎。蓋九二、中而不正。故言邪。閑邪存誠則正矣。九三、正而不中。因時而惕。求時中也。九四、不中不正。故言上下非邪。求正也。進德修業。求時中也。故无咎也。卽此三爻。可見聖人修己之學矣。蓋孔子知不得用于世。不能以易道措施于天下。惟以自治其身。于是歎曰。天其假我數年乎。我得有五十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孔子之學易。蓋三四十年于茲矣。未知年壽幾何。能竟功否。故發此言。非貪生也。誠以易理淵微。學之久而好彌篤也。夫孔子豈猶有過哉。而曰可以無大過者。蓋聖心沖虛。不敢自信無過。惟恐有過而不自知。且重視夫過。有過卽爲大。不敢云小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鄭公曰。讀先生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案、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疏引何子季云。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然則曲禮所云。卽此文。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若教詩書而或諱。則音乖。音乖。則義晦。滋學者惑。執禮謂執行禮之儀。注、今行者儀禮十七篇而已。執之以詔行禮者之儀文。如有所諱。則儀文差誤。故必皆正言其音。周禮太史職。執書以次位。常執書以詔王。蓋凡行禮必有所執也。若以雅言爲常言。弟子無煩記矣。

雖不躬宿。

說文解字曰、雔、鵻鵻飛鳥也。从佳、七聲。孔安國曰、宿、宿鳥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互、讀與牙同。牙、語也。互鄉之人。性多語。難與之言。故鄉得互名。說文解字曰、僮、未冠也。从人、童聲。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

彼僮子抒誠而來。吾與其進見之誠爾。不與其既退之後何如也。何必拒之甚哉。蓋凡人潔己而來。卽與其一時之潔。不保其既去之後仍潔否也。

陳司敗。

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鄭公曰、司敗、人名。齊大夫也。聲謂鄭說近是。司敗、蓋齊陳氏之宗也。

巫馬旗。

巫馬、官名。于周官、屬夏官。先世居是官。因以爲氏也。太史公書弟子列傳曰、巫馬施、字子旗。說文解字曰、施旗兒。从从也。聲。齊欒施、字子旗。然則論語作巫馬期。叚借字也。

子疾。

釋文云、子疾、一本云子疾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集解于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案包咸于子罕篇解云、疾甚曰病。則包本于此亦無病字。

譸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說文解字曰、禱也、禳功德以求福、論語云云从言、壽聲、何本譌、誤爲誄、後世相承襲誤、夫誄者、死後誄而作諡、夫既死矣、何所禱乎、

附記

施于有政、長洲宋翔鳳曰、漢熹平石經論語殘字、見洪氏隸釋、施於有政、於字作於、上文友于兄弟作于者、引書文也、施於有政作於者、孔子之言也、自僞君陳篇改爲克施有政、以人書文、近儒自閻百詩以來、遂誤以施於有政、爲逸書之文、而竟改作于字、是當證定、

論語竢質卷中

泰伯弟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鄭公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愼而無禮則葸

說文解字曰葸思之意从言思思亦聲段若膺大令據廣韻作言且思之疑古文作言且思之意聲案愼而無禮則臨事不知所措必籌箸思之反覆不已猶恐有失若所謂季文子三思也葸當解爲三思之意孫卿子議兵篇云葸葸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我已也漢書刑法志用其文而改葸之言旁从魚蘇林注引此文以正其讀而訓爲懼貌然則此文與漢書皆當依孫卿作葸从魚从卉皆非也三思與懼意正相近

四民不愉

說文解字曰愉薄也从心俞聲今本易心从人非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以教化甄陶斯民可使常游于吾甄陶之中不可使知吾甄陶之也堯時之民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夫其飲食作息皆帝力也而以爲于我何有是由不使知之是以成此熙皞之治如使知之則知識開知識開則巧慧生而變詐百出而不可治矣

子曰三年學不至于穀不易得也

穀善也學所以求善也三年則爲學久矣猶不至于善則于學不易有得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鄭公曰師摯魯太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微鄭衞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也

武王曰予有亂十人

馬融曰亂治也鄭公曰十人謂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也何晏本亂下有臣字陸氏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案左氏襄廿八年傳曰武王有亂十人孔疏云言有治理政事者十人是傳文無臣字又昭廿四年傳引泰誓杜注云言有治臣十人則傳文臣字蓋杜氏增之何杜二氏皆非學人宋人無知輒據其誤本劉侍讀遂創爲子無臣母之說以婦人爲邑姜蓋邑姜雖武王賢妃而其佐理內治未有見武王必不夸獎之詩敍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

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此可見文母之佐文王內治至矣。武王承文王之業。深賴之矣。故曰有亂十人。言治內有文母。治外有九人也。乃或執泥衍字。而變更舊說。宋人之不學類如此。

子罕弟九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無所成名者。聖無不通。不可以一材一藝名之。此所以爲大也。學記曰。大道不器。此之謂也。黨人殆深知孔子者。惜其姓名不著也。

太宰問于子貢。

太宰、官名。或吳、或宋、孔君不能指實。鄭公曰。吳太宰嚭也。陳孝廉仲魚云。魯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辭于太宰嚭。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辭。疑太宰問子貢。在此時也。案此說證明鄭注。最爲精確。

牢曰。

鄭公曰。牢、弟子子牢也。聲案牢、蓋弟子字也。其姓氏及名。鄭公未言。太史公書亦不具。殆不可攷矣。或乃以爲琴張之名。是受王肅之欺而不自知也。

我試其兩耑而竭焉。

訊、扣也。讀如公羊吾爲子訊隱之訊。兩耑、始末也。渴、盡也。言我于問者。必詔其事之兩耑而渴吾所知以告之。明無隱也。世俗相承以銖兩爲參兩。而兩字廢。以端正爲耑倪。而耑字僅見于攷工。尤可恨者。以渴爲飢渴字。而渴字廢。又順非妄作。以竭代渴而訓義乖。致使後人不得識字。是何心也。凡經史傳記。渴力渴忠字。皆當从水。下文既渴吾才。仿此。若从立、則非其義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

周禮內豎官。鄭注云。豎、未冠者之官名。其職云。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鄭注云。使僮豎通王內外之令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禮記冠義云。成人而與爲禮也。是則古人不與僮子爲禮。當其來前。坐者不爲之起。夫子于齊衰者、若冕衣裳者、若瞽者。此三項人。設或見之。雖其人年少。必爲之起。古人五十而後爵。年少而冕衣裳者。當時世卿之子襲父位者也。言雖少必作。則成人必作可知。不待言矣。言必作。則坐可知。亦無煩言。坐若改爲雖坐必作。則設當不坐時見之。將何如哉。

子欲居九夷

馬融曰。東方之夷有九種。李巡注爾雅曰。九夷。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說文解字云。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欲之九夷有以也。然則君子居之。

謂九夷乃君子所居之國。馬注云。君子所居則化。似謂君子往居則化之。非也。蓋孔子終不以君子自居也。

未成一匱。雖覆一匱。

漢書王莽傳上綱紀咸張。成在一匱。一匱二字。當本諸此。今論語匱字去匚而上加竹大非。

無友不如己者。

不如非謂不及也。如以不及己而不友之。則彼勝己者。將亦以我爲不及而不吾友矣。友道毋乃絕乎。不如所爲不相如也。不相如則彼此皆無所取資。友之何益。故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卽使同焉爲學。己則志在潛修。下學而上達。彼則志在求名。務博以矜世。是卽不如己者。蓋同志爲友。志同則相切相磨。日就月將。交相益也。不如是。則友之何爲。

鄙吝第十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

公門、庫門也。自外來入。必先庫門。三倉云。鞠躬敬畏兒。立不中門。謂雉門也。雉門有闕。人將見君。必謁閽人。使入白于君。子于是佇立以竢之。不中門者。立于闑東閾外。不當棖闑之中也。

過位。

包咸曰。過君之空位。案、君日出而視朝。既而退適路寢。則空位矣。故包氏以爲空位。鄭公謂入門右北

而君揖之位。此千慮之一失也。

攝齊升堂。

儀禮曰。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鄭公曰。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

復其位。踧踖如也。

說文解字云。戛、行故道也。戛、今通作復。孔安國以其位爲來時所過位是也。向者過之。足躩如。茲復經其處。故踧踖如也。自是而徑出矣。

私覿。

韓非子曰。自營爲厶。背厶爲公。則厶者對公而言。上文聘享。皆奉君命以將事。皆公事也。此則以己物見于所聘之君。則爲私事矣。玉藻所謂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也。說文解字云。覿、見也。从人。賣聲。入臣無境外之交。而有私見者。既以公事接見鄰國之君。不可無所藉手以將其敬。是以有私覿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

說文解字云。紺、帛深青揚赤色。攷工記鍾氏職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蓋以纁入盎則爲紺。以紺入黑則爲緅也。飾、純緣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說文解字云。紅、帛赤白色。紫、帛青赤色。攷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皆北方之色。相次以

成采者。紅則赤白合併。紫則青赤合併。皆雜和而不分。非正色也。故不以爲私居之服。則他服可知矣。

當暑紗絺綌。必表而出之。

孔安國曰。暑則禪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聲案、曲禮曰。紗絺綌。不入公門。爲絺綌褻衣。不表則不得入公門。故平居亦不宜露見。詩云。蒙彼縐絺。是紗袢也。謂以展衣蒙縐絺之上也。毛傳云。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袢廷之服也。箋云。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是。先儒皆以絺綌爲親身之服。不解宋人何見而必欲反易之。如謂表絺綌于外。則裏衣必布。古人之布。非麻則紵。貧者不能衣帛。則以布著絮以禦寒者。當暑以爲裏衣而外加絺綌。焉能紗袢。奚用絺綌爲哉。曾謂致知格物者。而爲是說哉。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孔安國曰。今之被也。說文解字云。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者。案、鄭公亦以爲臥被。蓋先儒相承舊說皆然。宋人執持臆見。必以著于身者爲衣。創爲謬說。且欲移置此文于後。咎莫大焉。尚書狄設黼扆綴衣。謂帷幄爲衣也。又古人以薦覆牛。謂薦爲牛衣。此皆非身所服者。宋人曾不知之邪。

狐貉之厚以居。

鄭公曰。在家以接賓客。說文解字云。貉、似狐、善睡獸。从豸、舟聲。今經典相承作貉。而貈字遂廢矣。貉乃北方豸種之國。別一字也。

齊必有明衣布。

明衣、所爲齊者之潔衣曰明者、神明之也。祭義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蓋于是設明衣以象其神。則思尤專一。而見尤親切矣。布、蓋十五升之布也。因上文歷記衣服之制。而坿記此。

齊必變食。

變食、更易新饌。朝時餕餘。日中不食。夕時亦然。周禮。王、日一舉。齊、則日三舉。一舉者。亞飯三飯。因初飯之餕餘。三舉則每飯改饌。是謂變食。故鄭仲師引此文以說周禮。自此以下至不多食。皆記齊時之飲食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說文解字曰。厭、飽也。糲米一斛。舂至九斗爲鑿。舂至八斗爲穀。皆精矣。而穀尤精也。少儀曰。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鄭公曰。聶之言牒也。先薑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是則膾宜細也。齊時食必有節。食雖精。膾雖細。不因精細而厭足也。

不時不食。

鄭公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一日之中三時食。

割不正不食。

豚解牲體。脊、脅、肩、臂、臑之屬。皆有節度。不容偏褒。割之不正。則此贏彼絀。不中俎豆之實。故不食也。此

蓋齊時則然。平居燕食。或不然也。

不得其醬不食。

醬醢醢也。內則曰。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腥臊醢醬。桃諸梅諸卵鹽。是醬必與食物相配。不得則失其宜。故不食。

肉雖多不使勝食既。

說文解字云。既。小食也。从皀、旡聲。小食未詳。案既从皀、或說皀、一粒也。蓋六穀之實。有大有小。粒小者煑爲飯。米粒小于他飯。謂之小食。既其是與肉以輔穀。雖多食之有節。不使勝食既也。

惟酒無量。不及亂。

亂、非謂醉也。凡飲酒至于微醺。則氣或喘息。中心不寧。神志渙散。是之謂亂。夫子齊時。酒雖不爲限量。飲之終不及于是。

不徹薑食。

徹。去也。薑食、食物中有薑者。薑與蔥、蒜、韭、韮、芸用以調和食物。殺肉之腥臭者。齊忌葷菜。蔥、蒜、韭、韮皆葷。食物中有之。必徹之矣。薑辛而不葷。故不徹。

不多食。

齊時食必節適。故不多。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疏食、糲米飯也。古人食瓜。亦先祭後食。玉藻曰。瓜祭上環。食中弃所操。疏食也、菜羹也、瓜也。三者雖微。薄祭則必齊如也。魯論讀瓜爲必。非也。故鄭公不从。乃宋人偏欲从之。吾不解也。

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

郊特牲曰。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廐焚。

說文解字曰。廐、馬舍也。从广、殴聲。周禮曰。馬有二百一十六匹爲廐。廐有僕夫。焚、今火燬、燬亦聲。今本二字皆譌。

車中內顧。

魯論語無不字。曲禮曰。顧不過轂。是爲內顧。師古注漢書曰。內顧、謂儼然端嚴。不回顧也。薛綜注東京賦曰。內顧、謂不外視。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時哉、言雌雉集于山梁。栖止得時也。共、讀爲拱而立之拱。字當作𢹂、𢹂、竦兩手也。嗅、故書譌作臭。且加口于左。非字也。唐石經作戛。劉聘君曰。當爲戛張兩翅也。見爾雅。案、爾雅曰。鳥曰嗅。郭氏以爲張兩翅。劉說得之。蓋子路以夫子歎雉之得時。肅然改容。竦手上𢹂。雌雉見之。疑將篡己。遂三振翅而起。章首

色斯舉矣之言。正爲此文張本。必如此說。方與章旨意合。他說皆無當也。

先進弟十一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聖門弟子多矣。分爲四科。而唯記此十人者。各就其所長之尤專目之爾。曾子、宓子賤、皆聖門高弟。不與顏子同列德行之科者。顏子性敏。參成。曾子質鈍。且少于顏子十六歲。于時尚幼。學未成也。子賤又少于曾子三歲。則尤幼矣。其從游當更在後可知。釋文云。鄭以合前章。然則以此十人。皆從于陳蔡乎。案太史公書。孔子阨于陳蔡。唯子路、子貢、顏子、三人從。餘皆不在。則此與前章無涉。不宜合也。

南容三復白圭。

詩大雅抑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每讀詩至此。于此四言。輒往復吟誦。蓋深有味乎其言也。

子哭之慟。

陳仲魚孝廉云。漢景君碑云。悲慟傷懷。武榮碑云。感哀悲慟。郭仲奇碑云。悲慟剝裂。李翊夫人碑云。慟切剝兮。皆作慟。慟、从心、重聲。案說文解字。慟、本訓遲也。古通借爲悲慟字。後人不知叚借之義。妄于右旁加力。非也。

曰。若由也。

陳仲魚孝廉據皇侃本若上有曰字又據漢書敘傳小顏注引此亦有曰字聲案此書之例記者稱諸弟子甥字而不名在夫子口中皆名而不字此稱由也自是孔子之言今奪去曰字非也

季氏富于周公

孔安國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聲案左傳桓十八年有周公黑肩當周莊王時莊十六年有周公忌父當周莊王時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又僖九年有宰周公孔王使會葵丘賜齊侯胙者皆周文公之子孫世食采于周者此周公又其後也富謂采地所入多也諸侯之卿不得侔于天子之卿乃季氏四分魯國有其二采地數倍于前多于王朝卿士故曰富于周公稱天子之卿相形明其踰侈無度爾周公非謂封于魯者若魯之周公魯國之外尚有邢采地周之外猶有凡、蔣、茅、胙、祭皆周公之富以其所應得而不有富名季氏有魯之半安得與之相校且記臣之惡而斥及君之先祖其咎不僅擬不于倫也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齊陳氏厚施于民而將篡齊魯政出季氏久矣隱民多取食焉求毋乃監于齊事而爲季氏聚斂以結怨于民乎如其然臣季氏而懷二心一罪也且有害于民二罪也故夫子深責之

哲

太史公書弟子列傳云曾蟣字晳說文解字曰蟣虱、晳而黑也从黑、折聲古人名蟣字晳然則下文點

爾何如。吾與點也之點。皆當作歟。音如緘。

夫子歎之。夫子何歎由也。是故歎之。

說文解字曰。笑、不壞顏曰。歎、从欠引省聲。

異乎三子者之僎。

鄭公曰。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陳仲魚孝廉曰。鄉飲酒禮云。遵者降席。席東南面。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是全遵本通。故讀僎爲詮。非改字也。臧在東秀才曰。異乎三子者之僎。言不能如三子之善。一似有不足言者。故子曰何傷。各言其志。誘之言也。若如孔訓爲爲政之具。是已未言。而先輕視三子之長。以自取異。校之率爾之形益甚矣。

顏淵弟十二

克己復禮爲仁。

說文解字曰。克、肩也。詩敬之曰。佛時仔肩。毛傳云。仔肩、克也。鄭箋云。仔肩、任也。蓋肩所以儋荷重任。克訓肩。則亦訓任矣。克己復禮。以己身肩任禮也。言復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周易所謂不遠復也。克己復禮。仁以爲己任矣。故爲仁也。孟子曰。湯武身之也。克己之謂也。又曰。湯武反之也。復禮之謂也。此說本諸先師惠松崖先生。必如此說。乃與下文爲仁由己一貫。若依俗解。則二己字成兩義。不相應矣。

司馬牛。

太史公書曰。司馬耕、字子牛。然則與冉伯牛名同矣。孔安國曰。弟子司馬黎。未知孰是。姑兩存之。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尙書甫刑曰。明清于單辭。片言、所謂單辭也。片言以折獄。惟子路其可由其明清故也。孔子蓋嘗試之而稱之也。

𣪊繇。

今本作皋陶。蓋改自何晏始。而後人从之也。漢人皆作咎繇。馬班二史盡然。說文解字引書曰。鼻咎繇。唐天寶中敕儒臣改尙書从時字。自是尙書作皋陶字。案皐、臯、皋、槔、臯皆以咎爲聲。則咎音同皋。何必改易。繇則繇遠繇役皆用此字。異義同音。陶則徒刀反音不同。繇不當叚借。

伊尹。

鄭公曰。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衡平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

子路第十三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葉公、楚之賢大夫沈諸梁也。字子高。爲楚縣尹。楚國之制。縣尹稱公。故曰葉公。直躬、直人名躬也。呂氏

春秋當務篇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此其事也。蓋楚人皆以躬爲直。故躬以直名。葉公大不然之。是故語孔子而取折衷焉。左氏哀十六年傳。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觀葉公之論白公勝。則于直躬。必以爲不直不信不孝之人矣。

斗筲之人。

說文解字曰。筲、飯筥也。受五升。从竹、稍聲。秦謂筥曰籮。又曰箝。陳留謂飯帚曰箝。从竹、捎聲。一曰飯器。受五升。一曰宋魏謂箸筒爲箝。此二字于論語未知孰者爲是。今論語字从竹、肖文未全也。許書不收。必也狂獧乎。

獧、急也。从犬、睘聲。孟子引此文。獧字如此作。論語作左犬右肩非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緇衣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鄭公注云。恒、常也。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松崖師曰。論語巫醫。乃卜筮之譌。龜筮不能知。不我告也。故曰不占而已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獻否成可。獻可去否之謂和。人可亦可。人否亦否之謂同。

論語竣質卷下

憲問第十四

羿善射。

說文解字曰。帝嚳射官也。夏少康滅之。从弓。幵聲。案羿、射官名。子孫世其官。自帝嚳、歷唐虞、至夏、皆稱羿。堯時有羿。以善射爲民除害。此所稱羿。左氏襄四年傳所謂有窮后羿是也。篡夏自立。爲寒浞所殺。許君云。少康滅之者。左傳云。浞因羿室生澆、及豷。又云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有窮本夷羿之國。少康滅有窮。故云少康滅之也。今經典相承作羿。而羿字廢矣。

奡蕩舟

顧炎武曰。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此謂也。漢時竹書未出。故安國注以爲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聲案、紀年僞書。不足據。惟據左氏襄四年及哀元年傳。伐斟鄩者。澆也。及天問覆舟斟鄩。及此奡蕩舟。奡、卽澆也。三文相參。事實符合。蕩舟洵是覆斟鄩之舟。不待紀年爲證也。

稗諶艸創之。

稗諶、鄭大夫稗竈也。諶、讀當爲卬烘于煁之煁。古字同聲。輒叚借也。毛詩傳云。煁、炷竈也。說文解字曰。

焜、炷也。炷、行竈也。名竈故字焜也。揔、造也。从井、从聲。讀若創。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周官太宰職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六曰奪。以馭其貧。鄭注云。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管仲執齊之柄。凡事無不統攝。猶周之太宰也。伯氏蓋有大罪。管仲蓋詔桓公以八柄之法奪之。罰當其罪。故伯氏窮約終身而無怨言。疏食、菜食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漢書劉陽傳云。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案、論語孔子之言。齊桓與晉文並稱。統指二公生平行事。陽以法而不譎專指殺哀姜一事。蓋斷章爲說。不必如夫子意也。又案今本作正而不譎。準此以例上句。譎而不正。正字亦必作法。蓋古文法字作金。學者罕見金。多見正。何晏非學人。安識金字。故誤爲正。後人因之爾。蓋晉文如城濮一事。執宛春。許復曹衞。使告絕于楚。又使宋賂齊秦。藉之告楚。譎誑昆矣。請隧、圍陽樊、仍土而以諸侯見。不可以訓。故曰譎而不法。王使宰周公賜齊侯胙。命毋下拜。桓不敢承命。卒下拜。登受。公羊莊十三年傳曰。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穀梁莊廿七年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故曰法而不譎。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鄭公曰。莊十三年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

會貫。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案穀梁（莊廿七年）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此十一會。去二會則爲九合。公羊（莊十三年）傳云。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則九合宜斷自柯始。北杏在其先。范氏數北杏非也。左氏（僖三年）傳云。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言謀伐楚。則兵車有無未可知。不應在九合之數。公羊（僖九年）傳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則亦不應入九合之數矣。鄭公解九合。確不可易也。若必欲改九爲糾。則似終桓之世。未有兵車之會。穀梁氏兵車之會四。何以云焉。曷弗思之邪。

自經于溝瀆。

太史公書齊世家。遂殺子糾于笙瀆。裴駰引賈侍中左傳注云。魯地句瀆也。索隱。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然則自經于溝瀆。正謂召忽從子糾。死于句瀆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曾子云云。申天子之言也。易艮象云。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曾子或稱此易文以相參證。或自爲此言。皆不必計。蓋論語廿篇。諸弟子各記所聞。各不相謀。故有異篇同文者。且同文而詳略不同者。不必在先者爲正。在後者皆重出也。如此文。孔子之言已見泰伯。曾子之言則彼文未有。蓋記彼文者未之聞爾。此則兼聞曾子之言。正相印合。遂并記之。不嫌多也。

子曰恥其言而過其行。

言過于行。君子恥之。里仁篇記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正與此同意。若以恥與過對待分解。不辭甚矣。皇侃本作恥其言之過其行。義尤明晰。

微生畝。

漢書古今人表有尾生晦。師古以爲卽微生畝。尾微字通。說已見前。說文解字。晦字重文作畝。云晦、或从十久。

公伯寮。

說文解字曰。寮、穿也。从穴、寥聲。論語有公伯寮。今論語上从亻非也。太史公書弟子列傳作公伯僚。故馬注云僚、魯人、弟子也。宋人以其愬子路。故不以爲弟子。夫孔子之設教。來不拒而往不追。安知公伯寮不嘗受學乎。

愬子路于季孫。

說文解字引作訴子路于季孫。訴、告也。从言、斥聲。重文作譖。又作愬。或从言朔、或从朔心。今論語作愬。从或字也。

有何臾而過孔氏之門者。

說文解字曰。臾、古文薁、象形。薁、艸器也。

鬮哉磬磬乎。

說文解字曰。磬、樂石也。从石、殸聲。象懸虡之形。殳擊之也。古者毋句氏作磬。殸、籀文省。毉、古文从巠。案后古文石巠。古文巠、古文作毉。則篆文作磬。隸變亦然。論語鬮哉磬磬。古文磬也。樂記曰。石聲磬、以其聲名其石。遂名樂石爲磬。石聲磬。單言之鬮哉磬磬。重言之。皆言其聲也。文異而字實同也。陸德明以苦耕反磬。誤矣。陸在唐初已不識字。何況後人。

高宗諒陰。

諒陰、讀爲梁闇。鄭公曰。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

衞靈公弟十五

小人窮斯濫矣。

說文解字曰。濫、過差也。从女、監聲。引論語曰云云。今本濫作濫。通用字。

對曰。然非與。

然者、應女以予爲之問也。非與者、謂夫子非多學而識者與。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共已正南面而已矣。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易說卦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正也。此爲周後言之也。鄭公注尚書堯典曰。堯正建丑。舜正建子。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又曰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又曰三統三正也。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是以知帝王受命。必改正朔。不相沿襲。逆而溯之。堯之前高辛氏必建寅。又其前高陽氏必建子。凡建子後必建寅也。周正建子。則繼周者自當建寅。故子曰行夏之時。是據繼周者而言。非謂長行夏時。歷久不宜改也。蓋建寅得四時之正。雖建子建丑之朝。其出令行政必率由之周禮。謂之正歲。故堯典、歲二月東巡守。鄭公注云。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豳詩七月之篇。明堂月令所紀。皆夏正也。

乘殷之路

周禮五路、字皆从足、不从車。覲禮。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月令四時之五路。禮器郊特牲。大路、先路、次路。以及詩采菽、路車乘馬。韓奕、乘馬路車。諸路字皆同也。如春秋內外傳。及公羊穀梁。凡車路字。亦無不同。惟尚書顧命四路字。僞孔氏皆改作輅。是其有心壞亂經字。故特改之。案、說文解字云。輅車、軨前橫木也。則非車矣。安可乘乎。後人不識字。因之改論語之路爲輅。誤矣。陸德明云。輅、本亦作路。不辨其是非。亦不識字也。

鄭聲淫

許叔重五經異義云。今論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蹖躅之聲。使淫過矣。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惡也。沒世而論定。則名定矣。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斯名稱其實。不稱、則名浮于實也。君子循名責實。故惡名之不稱。孟子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季氏第十六

且在邦域之中矣。而謀動干戈于邦內。

二邦字、皆古封字也。尚書敍。邦諸侯。班宗彝。周本紀作封諸侯。班賜宗彝。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稱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邦、封、古今字也。詩商頌。邦畿千里。卽封圻也。天子曰封圻。諸侯曰封域。大小之差爾。說文解字。邦从邑、丰聲。古文封作𡈼。从土、丰聲。聲同。故字同也。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鄭公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貨果囚季桓子也。聲案伐顓臾事。不見左傳。豈因冉有見責而不果伐與。此言將有事者。未知其在何年。孔子言季孫憂在蕭牆。指謂其將來之事。時已有其端兆。鄭公言後陽貨果囚桓子。則此時在其前

矣。案太史公書孔子世家云。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貨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執國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時定公五年也。季氏將伐顓臾。蓋在此時。至定公八年。陽虎果欲殺季孫。季孫卒免爾。故孔子言此。鄭公梅陽虎事以說是也。蓋蕭牆之內。家臣所在。君安得至焉。于哀公乎何有。

友善柔。

爾雅曰。遠險曰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兼此三者。是謂善柔。依字柔、當作腬。說文解字曰。腬、面和也。从肉、从月、讀若柔。

友便佞。

說文解字曰。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佞巧、讇高材也。从女、仁聲。

陳伉。

說文解字曰。伉、人名。从人、亢聲。論語有陳伉。今論語省人、作亢。

陽貨第十七

夫子蒉爾而笑。

易夬九五。蒉陸夬夬。諸本蒉、或譌作莧。虞翻作蒉。云蒉、設也。蒉讀夫子蒉爾而笑之蒉。今論語蒉。皆誤

作莞。大非矣。蓋夫子于是喜說而解頤。故曰蒐爾而笑。說文解字曰。莧、山羊細角者。从兔足、苜聲。讀若丸。寬字从此。此莧字本義也。訓爲喜說者、借義也。

子游對曰。昔者从也。

說文解字曰。从、旌旗之游。从毳之貌。从中曲而下垂。从相出入也。讀若偃。古人名从、字子游。今論語从作偃。得其音而失其義矣。又左氏襄十三年傳。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請從伯游。郤从將中軍。士匄佐之。又莊子齊物論。顏成子游名从。今亦皆作偃。而从字遂廢。不復有見矣。惟笘谷犯之名、當正作偃字。蓋假者、伏也。犯則逆上。是用反義爲字也。古人往往有之。如鄭公孫僑、字子產。僑者、流寓產者、士著。又如醫莫、莫者、火不明也。其字然明。皆取反義爲字也。

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蕩、讀當爲惕。說文解字曰。惕、放也。从心、易聲。下文今之狂也蕩。當同此。

多識于鳥獸艸木之名。

鄭公注禮。輒云志、古文識。然則志古字。識今字。異文同字也。易大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與此多識音同訓同。晦翁注易。音識爲志。于此則否。且論語諸篇。識字不一而足。晦翁皆音訓並發。獨于此音訓全無。豈晦翁讀識爲知識邪。斯大謬矣。其詒誤後人。可勝數哉。說文解字曰。艸、百卉也。从二屮。又曰蕾、艸木華未發也。一曰象斗。从艸、畾聲。二字絕異。自漢隸以此二字混雜互用。晉以後直以蕾代艸。而艸罕

用。越至于今經傳史子諸書。艸字絕不二見。悉改爲莫矣。而又異莫字。畫繁而譌。其下甲爲十。何爲其然。何不用簡易之艸哉。宋翔鳳按甲字古文作十。鐘鼎文屢見。

穿窬之盜。

窬、讀與竇同。禮記儒行。篳門圭窬。卽左氏襄十年傳所云。篳門圭竇也。穿窬、謂穴牆而入竊。一事也。孔解穿爲穿壁。窬爲踰牆。非也。

改火。

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案逸周書。有月令解。今其篇亡。馬氏蓋猶及見之而引之。與周禮司爟職四時改國火以救時疾。鄭司農稱鄹子之言。以說與此馬氏五時之木同。皆必述古稱先。以明非出自己。朱子不然。殊違直而勿有之義。

簣。

說文解字曰。簣、局戲也。十箸十二棊也。从竹、博聲。古者烏胄作簙。今羣書皆通省作博。又曰、竾、圍棊也。从攴、亦聲。則與从大之奕同音異字。

惡居下而訕上者。

今本作惡居下流。陳仲魚孝廉云。漢石經無流字。四部經比正尼經音義引無流字。臨鐵論。大夫曰。文

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云。小臣居下訕上。是漢時所據論語。並無流字。義疏云。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亦無流字。今所傳皇本有流字。蓋依通行本增入也。惠徽君曰。蓋因子張篇有云君子惡居下流。茲涉彼文而誤。

惡訐以爲直者。

說文解字曰。訐、面相斥、罪相告、訐也。从言、干聲。

微子弟十八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楚人陽狂者、故曰楚狂。其姓字不著。蓋不欲令人知也。以其傍孔子之車而歌。聊目之爲接輿。皇甫謐爲之造設姓名。誕妄甚矣。

長沮、桀溺。

二人姓名、亦不著。目之爲長爲桀者。豈一則頎然而長。一則出言桀黠與。沮、溺、則皆水名。何以稱焉也。沮水在楚地。或其家近焉。而傾蓋之頃。未必知也。溺水則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者。于此無涉。何所取焉。據溺字以弱爲聲。音如灼反。陸氏釋文。音乃歷反。依乃歷反之音。則字當作休。休、沈沒也。今字作溺。而音乃歷反。其字、其音。必有一誤矣。

遇丈人以杖何蓧。

丈人姓名、亦不著。以其年長。因目之爲丈人爾。何、儋負也。說文解字曰。蓧、艸田器。从艸攸、省聲。案艸田器。蓋田中除艸之器。耨者所需也。

植其杖而耨。

植、漢石經作置。見宋洪适隸釋。詩商頌曰。置我鞉鼓。鄭公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禮明堂位曰。殷楹鼓。鄭公注云。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殷頌曰。植我鼛鼓。鄭公又注尚書金縢云。植、古置字。植其杖而耨者。丈人置杖于地。而取蓧以耨也。說文解字曰。耨、除苗閒歲也。从耒、辱聲。

夷逸。

尸子曰。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甯服輈以耕于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漢書禮樂志曰。殷紂斷棄先祖之樂。酒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又古今人表。以此摯、干、繚、缺、方叔、武、陽、襄、八人。列伯夷叔齊後。當膠鬲、師涓、鄂侯之上。據此二文。則班氏以此文爲殷紂時事。案孔君注。此云魯哀公時。體壞樂崩。樂人皆去。斯爲允當。班氏之說可並存。以廣異聞。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八士、皆孿生。故伯仲叔季各兩稱。凡四乳也。釋文云。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案漢書古今人表。列此八士、于鄂侯鬼侯之後。而當文王之下。則以爲文王時矣。據逸周書克殷篇。命南宮。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又尚書君奭。周公稱文王五臣。南宮括與焉。括適字同也。同于八士之名。而見于此二文者。凡三人。皆南宮氏。然則八士實南宮氏。始臣文王而後事武王者。其云成王時、宣王時皆未有明據。不敢信從。

子張弟十九

當洒埽。

說文解字曰。洒、滌也。从水、西聲。古文以爲灑埽字。然則此段洒爲灑。其義爲汎也。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誣、馬融本作誣。解云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埽而已。如其說。則是爲門人護短。而斥言游爲誣。子夏賢人。必不如此。焉說非也。漢書薛宣傳。宣移書有云。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雖不稱論語。師古以爲論語子夏之言。蓋古文作誣也。蘇林曰。誣、同也、兼也。義遠勝于馬氏也。蓋言君子之道。因人而施教。既區別其材器。焉可使同而兼之。如此說。正合子夏語意。今漢書誣、譌作憮。音義皆別矣。

堯曰第二十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永終者、吉祥之辭。猶尚書金縢云。永終是圖也。不可解爲永絕。且堯之于舜。歷試廿年。乃授之政。慮其即位之後。至于四海困窮。則所以知舜者猶未審。奚遽禪位爲哉。包咸曰。允信困極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恐亦未允帖。聲竊擬之曰。允執其中。競競業業。常以四海困窮爲念。則能覆育斯民。天祿用能長終也。此解是否。來哲詳之。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孔安國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案尚書湯誓今文古文皆首尾完好。不似有闕逸。而無墨子所引此條文者。蓋今存之湯誓止是誓師之文。而墨子所引。則告天之文也。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某國。是伐國必先告祭天帝。乃後誓師。湯之伐桀亦然矣。史臣錄其告天之文。與誓衆之辭。合爲湯誓。因秦禁而壁藏數十年。伏生所傳。孔壁所出。湯誓僅存誓衆之辭。亡其告天之文矣。故墨子所引。今書不具也。孔君不敢質言。必稱墨子以說。以其文不具故也。而作僞者竊取以入湯誥。明與孔君違異。苟有知識。當知其非孔氏古文矣。乃猶據之以注此文。爲湯誥之辭。豈其未見孔君注耶。

簡在帝心。

鄭公曰。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見僞湯誥正義。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在朕躬。

國語。周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文雖與此經不同。而意則不異。實卽此經也。然則自此以上。皆湯誓文。作僞者亦竊取以入湯誥矣。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詩敍曰。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

所重民食喪祭。

言所重者三。民食也、喪也、祭也。孔君分民食爲二。恐未然。

嘉慶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創始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終。

論語竢質校譌

上卷一面十行原作磋字誤十一行同
上卷二面三行上職字下其字
二面三行上脫禁字
五面三行融字筆畫从此
七面五行泰字筆畫从此今刻有譌
九面五行悟字誤原作語
十一面八行尤字筆畫从此
十三面一行乎字誤原作手
十四面五行舉字誤原作見
十五面一行然言誤原作然則十三行非字不應有點下同
十六面一行佳字誤原作隹
中卷十九面十一行已字誤原作已
二十二面十二行堯字筆畫从此
二十三面六行母字誤原作毋

二十四面十四行藝字筆畫从此。
二十五面三行原作禪字誤。
二十八面七行作从火誤。原
下卷二十七面十二行作天子誤。原
三十八面一行君子二字脫其上
三十九面二行原作虞字誤。
四十七面二行原作忽字誤。八行段字筆畫从此。與段字有別。
四十九面十一行終畢字下脫畢字。蓋應創始也。

論語竢質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按、是書爲江艮庭先生晚年所作。以鄭書勘魯論。形聲字義。辨析最精。仁和胡氏鳩輯叢書。取是編及六書說刊入甲集。並加校勘。洵爲後來小學之助。今因繕刻完竣。見尙有一二譌文。復輯師友之說。補其未備。他日購得江氏原書。當再爲合訂之。戊子春日鑑又識。

敍

一面二行　蔑字誤。說文。蔑、勞目無精也。从苜从戍。持而懽之會意。段氏懸堂云。本訓懽。引申爲文藝。藝、古文作埶。此俗字。不可从。

上卷二面十二行　芜字誤。原作共。注同。依江氏注。此字當作芟。又按注中大字。似當作六。俟考。江氏原書十五行。纂字筆畫當从

三面一行　纂字筆畫从此。說文。纂、雙也。从林爽。或以爽爲規模字。从大。从數之積也。林木之

二字。惟段氏注云。夏字引伸之義爲大也。此所引。恐有誤。七行。夏、作夏。既引說文爲證。安得反从俗體。又按許氏解無大也

三面一行　纂字多也。云云。又引商書曰。庶艸繁纂。按、今書蘇字。从無。得聲。與說文正相反。

四面三行　音與賣異。又見中卷七頁私覿下。十行　施、當作岐。注同。說文支部。岐、敷也。从部。施、旗兒。經傳敷岐之岐、皆作施。同聲。叚借也。此注引說文云。

施、敷也。本合爲一。恐非許氏之指。又按此條注疑有譌。今以意訂之。當作說文解字曰。岐、敷也。从支、也聲。字或作施。讀與岐同。俟再考。

八面六行　表、當作表。說文作褎。

從衣、从毛。後倣此。

十面十五行　醢人、共齏菹醢。

物醢、當作醢。見天官醬人職。字亦作醬。

十四面十二行　醬、當作醬。

十六面四行　按、說文潔、絜、並從刧聲、刧從力、從丰、丰聲、刧從刀、應改正。絜當作潔。十五行　按、說文讄者、累功德以求福。廣雅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鄭司農注周禮太祝、亦云誄、謂積累生時德行、讄、誄皆以累爲訓。所謂同聲之字義得相通也。或文引論語作讄、用本字。今論語作誄、用借字。此注以何本作誄爲誤、似太泥。

十七面五行　從此改字。

中卷十九面九行　說文當作躇。

二十二面一行　兩嵩、並當作兩嵩、此條惟錄兩字、作兩。

二十三面十五行　則空矣、觀下句可知。位空矣當作則位

二十四面七行　旁多誤從賣、當依此條改正。八行　聘字從本書偏旁、說文合。十四行　此下同。

二十六面六行　焭、當依說文改作爨。注同。十四行　戛、原本誤作戛、今依說文改正。

二十面十四行　也從白、析聲。此條皆誤從日。十五行　按、史記列傳第七、曾藏、字晳。奚容箴、字子晳。段注說文云、藏、箴、皆驤之省。此引弟子傳、晳歲作晢、驤、未知所據何本。

二十一面一行　驤、古字通用。此注謂下文點字、皆當作驤、亦作拘。

二十二面二行　之字、皆依說文作耒。此處不當互異。又下卷十五頁耦字、準此。六行　告、當作咎。下告也從人、從各、各者、相違也。原本惟此字誤從口、下告從人不誤。新刻注中告字、亦多譌舛、悉當改正。

下卷二十五面八行　老切、原本此一字誤作寮、少一筆、今依說文改。

二十七面八行　瀆、當依說文作瀆、注並同。說見前。又下卷十三頁竇字、準此。

四十七面八行汎當作汎說文汎灑也灑汎也二字互相訓汎从𠂤聲音信今經傳中汎塲字多誤爲汎濫之汎音義俱失矣

四十九面二行萬方有罪在朕躬罪字當重有

論語註參

趙良猷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論語註參目錄

卷上

學而十二條　爲政十二條
八佾十四條　里仁四條
公冶長十條　雍也七條
述而十三條　泰伯六條
子罕十七條　鄉黨十九條

卷下

先進二十三條　顏淵六條
子路十一條　憲問十九條
衞靈十條　季氏八條
陽貨四條　微子七條
子張五條　堯曰七條

論語註參卷上

清　竹坡趙良儀著

學而時習之

邢氏疏引皇氏以爲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氏曰。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者陰。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鄭氏曰。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初功易也。三日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是日日所習也。

按皇氏、學有三時之說頗備。雖未可以此概諸大學成學。其義要可參用。

不亦樂乎

邢疏引譙周云。悅深而樂淺。一曰在內曰悅。在外曰樂。

按集註從邢後說。然悅深樂淺。語自有味。愈足以見學之境地爲無窮也。

人不知節

何氏註。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邢疏曰。一云古之學者爲己。得先王之道。含章內映。而他人不見不知。而我不怒也。一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有人鈍根不能知解。君子恕之。而不慍怒也。

按集註。不取邢氏後說。然自學而朋來。自朋來而教誨。語意亦貫串。可備一解。

何屺瞻讀書記曰。此與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同意。非云世無見用者也。此對悅樂。故云不慍。中庸對半途而廢。故云不悔耳。

按集註。學在己。知不知在人。本未說到世不用上。屺瞻恐人誤會其旨。而申明之耳。然論自明豁。

巧言令色章

蘇子由論語拾遺曰。巧言令色。世之所說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爲是者。將以濟其不仁爾。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按此、以剛毅木訥章對看。最豁。

三省章

何屺瞻曰。三者、皆要從身字認取。

按此句最好。

傳不習乎

何氏註曰。言凡所傳之事。得毋素不講習而傳之耶。疏曰。傳惡穿鑿。

按何氏耶氏之意。是傳字有二義。一則傳之自師。一則傳之於弟也。似可兼用。

朱竹垞經義考曰。魯論語。其字義異讀者。傳不習乎讀傳爲專。崔子弑齊君。作高子未嘗無誨讀爲悔。五十以學易。讀易爲亦。按此亦字。下句首。正惟弟子讀正爲誠。君子田蕩蕩讀爲湯湯。冕衣裳者讀爲絻。瓜祭讀瓜爲必。賜生讀生爲牲。不內顧無不字。仍舊貫讀仍爲仍。折獄讀折爲制。小慧讀慧爲惠。古之矜也廉讀廉爲貶。天何言哉讀天爲夫。又讀躁爲傲。室爲室。謂之躁惡果敢而窒者。

按瓜讀爲必。朱子取之。其餘皆無甚深義。姑附於此。

道千乘之國

何氏註馬曰。道謂爲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按千乘之說。集註無明文。後世作文者。多依馬說。蓋取其便於敷衍耳。其實方千里封公則四公一段。僅見於周禮。與諸書皆不合也。論語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以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證之。則千乘

是百里大國。則指當時齊晉秦楚之兼幷者言也。左傳。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尚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豈獨孟子王制之言爲合哉。

使民以時

何屺瞻曰。東漢韋彪云。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欲急其所務。當先除其所患。是末句善據。按此說。亦祇是餘意。自當以邢疏所引左傳王制周禮爲是。以衆所習知。故不錄。

學則不固

何氏註。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邢疏曰。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

按朱註。不取前說。而似取其後說而稍變之。故講家皆分此章爲四項。若依前說。則分作五項亦無不可。然非朱子之意。學者知之而不用可也。

父在觀其志

李剛戒菴漫筆曰。父在觀父之志。父沒觀父之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之教。非孔子觀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是啓人以陰蓄叛父之志也。此是朱近齋之說。考亭聞之。當亦心肯。

按此說觀字最有意味。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邢疏曰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按說北辰祇如邢疏已足明其義矣考證愈精則支離愈甚有謂北極非北辰極是辰旁之星者既失爾雅之義且謂極動而辰不動是更泥于居其所之旨不知此以譬爲政以德耳但取居中而正何所取義于動與不動而爲此煩言哉又有謂北極非出地三十六度者祇是天文家言其此書之旨何與也推而遠之至有謂西樂浪山正與嵩山相對而南極出地三十六度者雖天文家言亦可置而不論而何必闌入于此書耶

朱竹垞曰按鄭氏註與今文不同者衆星共之共作拱先生饌作餕云食餘錯諸枉錯作措云投也十世可知也無也字必也射乎必也句截問社作問主云田主謂社無適無莫適作敵莫作慕云無所貪慕也吾黨之小子句截則吾必在汝上矣無則吾二字子之燕居作宴子疾病無病字冕衣裳者冕作弁異乎三子者之撰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詠而歸作饋云饋酒食也子之迂也迂作于往也直躬作弓云直人名子貢方人方作謗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爲字在陳絕糧作粻音長云糧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作封內歸孔子豚作餽惡徼以爲知者作絞歸女樂亦作饋朱張作侏張陟留反厲已讀爲賴云恃賴也又以申棖爲孔子弟子申續子桑伯子爲秦大夫陳司敗爲人名齊大夫老彭爲老聃彭祖太宰是吳太宰嚭卞莊子爲秦大夫與諸家異義

按其、爲拱。歸豚、歸女樂爲饋。朱子集註用之。其他有可取者。今散見各章中。而摠附竹垞之所述於此。

思無邪

蘇潁濱論語拾遺曰。易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

按、理本無所不通。言亦各有所當。非一端而已也。必紐合爲言。未免費力。

有恥且格

何屺瞻曰。後漢書杜林傳。有恥且格。注格、來也。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按集解。格、正也。此所據不知何師之說。

按格。本有來訓。格汝舜、格汝衆庶、是也。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蘇潁濱論語拾遺曰。思無益。故不如學。十五志學。至六十時。耳目所遇。不思而順。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無心。然後從心而不踰矩。故在七十時焉。

六十而耳順

韓文公筆解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

按此說是以五十知天命爲主自此至七十祇是順天而至于與天爲一也

郁程曰予家藏古本韓文有論語解其說時與今不同如六十而耳順云耳當爲爾曾謂泰山云謂當作爲宰予晝寢云晝當作晝人之生也直云直德字之誤子所雅言云音作言字之誤也三嗅而作云嗅當作鴝鵒之鵒雉之聲也回何敢死云死當作先浴乎沂云浴當作沿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云仁當作備以杖叩其脛云叩當作指君子貞而不諒云諒當作讓孔子時其亡也云時當作待鄉愿云當作內柔

按郁元敬所說未盡如亦可以弗畔矣乎云畔當讀如偏畔之畔予所否者天厭之云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可與共學章云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以立可以適道未可與權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云貨當爲資殖當爲權小人哉云小當爲之教民七年云當爲五年即戎爲諸侯朝會于王各修戎事之職立則見其參於前也云參古驂字君子不施其親云施當爲弛猶之與人也云猶之當爲猶上韓筆解世多不信其書以爲僞托然施讀爲弛朱子集註用之今節其義之可通者散見于各章而取郁氏所說幷增錄之總附於此

又按郁博聞見錄謂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是屬上句讀也今筆解無此語

至於犬馬章

何氏註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邢疏曰畜獸無知不能敬於人若人惟能供養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

按舊註本有二說此說朱子不取而取其後說何屺瞻云至於犬馬只從能養極言若從事親說下便背理傷道亦覺其不安而爲此牽就之詞耳

色難章

何屺瞻曰曰弟子曰先生則以幼事長之常道也罔極之恩可以是爲報乎

按何說甚明豁可用

何爲則民服章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于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

按此說亦有理閻百詩謂如此則尤與子夏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節語意相合

孝乎惟孝

何氏註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朱竹垞曰漢石經殘字作孝于惟孝與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句法正相同也

按惟孝本作一頓此說雖有據不泥可也

文質三統

邢疏曰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爲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又三王記

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鄭註尚書三帝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十一月爲正尚赤堯十二月爲正尚白高辛氏十三月爲正尚黑高陽氏十一月爲正尚赤少皞十二月爲正尚白黃帝十三月爲正尚黑神農十一月爲正尚赤女媧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正當從伏羲以下文質再而復者文法地質法天周文法地而爲天正殷質法天而爲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正朔以三而改文質以再而復各自爲義不相須也所尚既異符命亦隨所尚而來故禮緯稽命殷云天命以黑夏有元圭天命以赤周有赤雀啣書天命以白殷有白狼銜鈐然亦不必皆然禹觀河見白面長人湯觀洛沈璧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武王伐紂而白魚入王舟是也鄭康成之義自古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惟殷周二代

八佾舞於庭

邢疏曰公羊傳昭二十五年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是昭公僭用之他廟也

按僭用之他廟故桓公廟用之而季氏乃因而用之也

邢疏曰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十六人士二二四人杜預何休說如此服虔謂六八四十八四八三十二二八一十六今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取何杜之說

按二二四人恐不成其爲舞當從服虔

何屺瞻引私箋云廟制室外爲堂堂外爲庭三家之堂

何屺瞻曰升歌在上貴人聲也故曰於堂歌則明明可辨故以奚取問之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韓子筆解謂當作爲字言曰有爲泰山非禮反不如林放問禮乎

繪事後素曰禮後乎

何氏註鄭曰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姜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孔曰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

按考工記畫繢之事後素功康成註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此或當時所見自得爲一義

禘

何屺瞻曰兩漢刊誤補遺曰韋元成傳劉歆曰大禘則終王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仁傑按禮不王不禘王非謂天子蓋所謂終王者下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則是禘爲天子諸侯之所通矣國語莊服終王韋昭曰終謂終世也朝新王及即位而來見與顏註小異二說略爲近之

按此以禘爲天子諸侯之所通義亦未穩趙氏匡曰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諸侯及其太祖不言

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論自明白禘祫之議。如聚訟矣。王炎曰。記大傳者。首言禮字。明所記者禮之舊。非漢儒臆說也。禘與祫不同。祫則太祖東向。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鄉。穆北向。合食于太祖之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鄉。而以祖配食。昭穆各以其次。故禘爲大祫次之。按王炎氏此說最好。禘者、諦也。審諦昭穆。如祇禘祖之所自出。而不及羣廟毀廟之主。則非諦審之意。無怪乎大小之議紛紛而不明也。

祭神如神在

何祀曰。朱註引程子曰。祭神。祭外神也。外神二字。乃對先祖言之。夫子之分所得祭者。亦不過室中五祀而已。

按此說最愜。

射不主皮章

何氏註馬曰。射有五善焉。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邢疏曰。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幷。強弱無別。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古之道也。結上二事。

按舊註分爲二事。雖無礙于理。而不如集註之有味。

哀公問社於宰我

何晁曰注各樹其士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按如今世俗神樹模樣非是將木來截作主也社主用石見新唐書儒學傳張齊賢議中

三歸

何氏註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邢疏曰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唯娶一姓

樹塞門

邢疏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蕭士以帷

按曲禮天子當宁而立疏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路門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又云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在路門內鄉黨過位亦當在此

反坫

何氏註鄭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其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反爵於坫上邢疏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故其坫在兩楹間也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奠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註文不具耳

按此疏說禮最詳故錄之

子語魯大師樂章

何晏曰。總註謝氏云云。按樂之始作。祇有人聲與鐘磬琴瑟耳。言五音六律。上蔡不知考於經也。從之。只是笙入時。亦但可云八音克諧。人聲與八音如一。清濁高下四字。到皦如方可用。繹如則清濁高下之相生。如珠貫也。時人入旋相爲宮等語亦謬。此祇論音聲也。

里仁爲美章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有林曰。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章

羅泌路史曰。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終食之仁。吾於食祭見之矣。

按言於食祭見之。則固不足以盡仁矣。此祇是借祭始爲飲食之人。以見一食之不忘本之仁耳。非此句正訓也。

無適無莫章

邢疏。適厚也。莫薄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則與之親也。

按邢氏此疏。是引釋文所載范甯之說。然厚薄之訓。似未爲的。存之以備一解可也。范氏又云。公冶長名芝。字子長。附錄於此。

事君數章

陸氏釋文引梁武帝云數色具反數己之功勞也

按人臣挾功而要其君朋友恃勞而干其友無厭之求至不可忍而辱與疏隨之史册詳矣此說自可備一義也又釋文引梁武帝云可使治其賦也賦作傳附錄於此

南容

王世懋曰南宮适之爲南宮敬叔見論語註古來皆無異議予獨非之以爲二人也按史記孔子弟子傳南宮适字子容而述論語二條以實之初未嘗言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註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遽云謚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縚是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敬叔公族元士遣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強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敬叔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可疑四也

按此說見王世懋讀史訂疑朱竹垞作孔子弟子攷引夏洪基孔子弟子傳略與此正同疑洪基引訂疑而竹垞誤以爲夏說也

邢疏曰。案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康成說論語。賈服杜等註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按朱子亦云。夏曰瑚者。此非仍古注之誤。以明堂位亦不過出于漢儒之言。未必足據耳。

無所取材

何氏注。鄭曰。無所取於椁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說無所取哉。言惟取于己。古字材哉同。

蘇氏拾遺曰。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耶。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無所取材。蓋曰無所取材。以爲是椁也。亦戲之云爾。

按蘇氏、仍是古註之意。但云子路亦非誠欲入海。此語卻說得好。

吾與女弗如也

何氏註。包曰。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王伯厚曰。曹操祭橋元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此。

宰予晝寢

韓子筆解曰。晝、當爲晝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

按王讜云。宰予晝寢。梁武讀爲寢室之寢。晝、胡卦反。言其繪晝寢室。今人皆謂韓文公所說非也。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何屺瞻曰。程子又曰。中庸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二句。安溪先生謂此說比註優。蓋恕卽甚

難盡。不必又言仁者之事。不待勉強總註無者、自然而然。按曰欲無何嘗不是禁止之辭。

賜也非爾所及也

何氏註。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

按孔氏之意似言無加於人我之所能自主。人加於我則出自人非我之所可主也。然義頗迂遠。不得語神。

敏之

何晁曰。橫渠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按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以共敝之爲句。此張子所本也。北齊書唐邕傳云。顯祖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

十室之邑節

邢疏云。衞瓘注云。焉、於虔反。爲下句首。

按王若虛辨惑序云。此蓋篤實教人。欲其知所勉耳。而衞瓘以焉字屬下句。意謂聖人不敢以不學待天下也。此過于厚也。王說自正。然衞說亦可存參。

自牖執其手

顧寧人金石文字記曰。論語註。禮、病者居北牖下。金仁山曰。牖、當爲墉。室中北墉而南牖。唐上柱國任君碑云。未挂東都之冠。先覆北墉之首。

亡之

何屺瞻曰。漢書楚王囂傳。成帝詔書中引此作蔑之命矣夫。是亡字當讀爲無也。亡之、言無可以致此疾之道。

按王充論衡。亦作無之。

君子儒小人儒

何氏註。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

人之生也直

何氏註。馬曰。言人之所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

按程子云。生理本直。乃推上一層說。馬註正對下生字說。義須兼備。筆解讀直爲德。言人生稟天地大德。似未穩。

可欺也不可罔也

何氏註。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

按馬註。卽上二句說。語較直捷。

仁者雖告之章

朱註。而疑爲仁之陷害。何屺瞻曰。陷字元本作蹈。極善。

夫子矢之

邢昺引鄭箋云。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云。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

按此說義自可存。然以釋子路不悅之意。不甚明了。朱子之所以不從與。

何有於我哉出處事公卿章合。

何氏註。鄭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

按孔安國書序曰。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孔疏曰。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撝揚。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覩。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與鄭說小異。然皆不作謙辭。近世有釋此不作謙辭。而自負獨得者。不知其爲古所有也。第其說云。此外何有加于我哉。添出此外字語意牽強。而鄭云我獨有之語亦稍失和平氣象。不若孔疏之渾而無迹也。蓋何有於我哉。猶於從政乎何有之意。

自行束脩以上

張鳳翼譚輅曰。束脩二字。人知爲弟子餽師之禮。不知鄧后紀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註以約束脩整飭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又劉般束脩至行。可見自行束脩以上。言能脩飭者。皆可教也。又杜詩。鷹伏滿疏有云。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而註又云十五以上。延篤亦云。吾自束脩

以來爲臣子忠孝交不詔濱何朱註以禮物言若是禮物何以云然

按此自是一說然朱註自本古註疏何氏註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邢疏曰束脩十脡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爲禮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

韓子筆解束脩末事若人能勤行此小者則吾自教誨其大者

子行三軍則誰與

朱註自負其勇何屺瞻曰此句太粗子路此時亦復茫然自失乃以所能質證更求進步耳

按屺瞻此說似有見地

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

何氏註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所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邢疏曰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賤職

按此說於士字雖有著落然語頗黏滯惟言若於道可求者是主於義語自勝也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何氏註王曰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

按舊註意似謂不意韶樂之竟在齊也。鄉先輩蕭拙齋學測云齊景公三十一年大師摯適齊齊之韶自師摯始夫子謂不圖摯爲韶樂一至於斯也。

按拙齋之說與古注小異而意不甚相遠。何屺瞻讀書記私箋云向吾已知其盡善盡美也而不意其一至于斯也李安溪云只將註語略一那動云不意古今爲樂者至于如韶之美方合。

夫子爲衞君乎

羅泌路史曰公子郢之德實媲夷齊孔子居衞蓋有疑輒不可爲君而郢之賢可立而不立者故冉子求折於子貢而子貢舉夷齊爲問夫子以爲求仁得仁蓋以明其志之得也知夷齊以遜國爲仁則知夫子不爲衞君而郢賢可知矣父子之爭十惡之罪首也孰有求賜高弟不能知此而反望人疑耶公羊高以輒之拒命爲正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嗟乎父子之間純乎天理者也豈較是非曲直所哉。

按路史之意是以爲衞君對公子郢之當立不當立言非指瞶輒之爭言也意自正大而語尙未豁。

加我數年章

何氏註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邢疏謂四十七時也。

按邢疏、四十七之說。不知何本。然古書多不可攷。雖行事尙有錯簡。況於所言。而必可以年實之乎。何註語自無弊。邢疏多事也。

執禮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詔人者。皆曰執。周官太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讀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執禮之見於書者也。

按此說、詳核可用。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何氏註。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

知之次也

何氏註。孔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

按此句。卻直捷。

三以天下讓

邢疏引鄭註云。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反。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

蘇子瞻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

按子瞻此說頗濱曾駁其非是然論自新警

興於詩章

韓文公筆解三者皆起于詩而已先儒略之遂惑于二矣

按此可備一說

三年學章

何氏註孔曰穀善也言人三年不至于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

蘇子由曰善之成而可用如穀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于學三年而不見成功者世無有也

按蘇氏說仍是古註之意但釋不易得不甚理順

師摯之始章

何氏註鄭曰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

隋書經籍志曰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朱竹垞曰如隋書所說是大師摯錄詩以關雎爲始也論語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也

按竹垞以此二句爲一句讀以牽合隋書之說亦一解也

子罕言利章

何氏註、利者、義之和也。邢疏曰、乾卦文言文也。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此謂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於義法。天之利也。以此三者、中知以下寡能及之、故孔子希言也。

按太史公孟子列傳云、利誠亂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是漢初說書者已有定解。今何氏以爲義之和、姑取以備一說可也。

達巷黨人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註、項橐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爲后橐。孟康之說未知所出。

今也純

王伯厚困學紀聞云、鄭註、純、黑繒也。側基反。按儀禮疏、古緇絺二字並行。絺帛之絺、多誤爲純。周禮純帛、註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爲聲。

太宰

邢疏引鄭云、是吳太宰嚭也。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子貢皆適吳、故鄭註以爲是嚭也。

按朱註或吳、或宋、未可知也、用孔註也。邢疏曰、以吳宋二國上大夫稱太宰、諸國雖有太宰、非上大夫、

然發問豈必士大夫楚陳皆有太宰宋皇國父爲太宰傅亦未嘗言爲士大夫也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章

何氏註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那疏言我有意之所知不盡以教人乎哉無之也按此說頗與下意貫串何毗瞻讀書記吾有知乎哉五字卽在下鄙有問必答處生出自註說本朱子又引程子無知也者盡以告人與無隱乎爾同然則程朱亦嘗取註疏說也

鳳鳥不至章

韓子筆解王道盛則四靈爲畜非但受命符爾

按朱註正用舊註孔氏說似此更進一解

何毗瞻曰不欲斥言明王不作故僅以文明之瑞爲言總註張氏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按文章安得已

如有所立卓爾

何氏註孔曰其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

按朱子之說精微詳盡說理之處非先儒所及也此僅可備一解耳

子路使門人爲臣章

王充論衡曰孔子罪子路也已非人君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妄爲之是欺天也

按集註謂臣爲家臣者從包註邢疏也夫子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徒行且不可意子路以家臣治喪未爲過也下云且予縱不得大葬馬註謂不得君臣禮葬集註從之是王說亦可存參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

何氏註孔曰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

按聖門欲以君道尊師非一日矣故曰久矣哉伯牛有疾章集註亦云伯牛家以君禮尊夫子也

雅頌各得其所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石林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賚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以此考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疏之遺

不舍晝夜

王伯厚曰釋文舍音捨集註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夜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是道也何足以臧

何氏註馬曰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善

按馬說似爲添出而朱註無明詮也何屺瞻讀書記曰胡康侯解詩云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欲朱公遷云仁則不忮義則不求此又是子路進步境界胡說正二節之意朱說正此節意也子路以不忮不求爲主則須常把持不放以仁義爲主則自然中節而不至有忮求也

歲寒章

何氏註大寒之歲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民須歲寒而後別之

按何屺瞻云歲寒言其歲異於常歲非四令之冬正用舊註

後生可畏章

王若虛論語辨惑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人固有晚而改節者然槩觀之亦可以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爲而言此過於厚也

按東坡以此等爲有爲而言極有深意

唐棣之華節

何氏註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

按舊註上章合此爲一章故有此牽強之說似不足取

未之思也

何氏註。言權可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

侃侃如也闇闇如也

何氏註。孔曰。侃侃、和樂之貌。闇闇、中正之貌。

按此與朱子註正相反。然自有深意。漢訓近古。似爲可從。朱子釋闇闇爲和悅。而加而諍二字。或亦有見於此也。近世有論此註。謂不當加而諍二字者。則何如仍古註之爲得耶。

執圭鞠躬

邢疏。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諸侯。聘玉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琡。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

按邢疏廣引大宗伯。公執桓圭以下。而謂此朝王及相朝所執。以廣執圭之義耳。其釋聘圭。固引玉人之文也。朱註偶未詳檢耳。又典瑞琡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註。璋以聘夫人。以琮享之。聘禮。賓楊奉束帛加璧享。是圭璋以聘。璧琮以享也。朱註用圭璧。亦非是。

上如揖下如授

何氏註。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邢疏曰。上謂授玉時宜敬。故如揖也。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忘禮也。

按此。亦可備一說。

君子不紺緅飾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孔注一入曰緅。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緅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爲縓。禮、練衣黃裏縓緣。練冠麻衣縓緣。蓋孔氏誤以緅爲縓。則緅不可爲近喪服。

按邢疏。亦知緅之非縓。而不能正孔氏之誤。石林正其誤矣。而亦無以釋經也。愚謂非獨緅不得爲飾。練服卽紺。亦不得爲齊服。齊服元冠元端。非紺也。意者紺緅皆間色。其不以爲飾。猶之紅紫不以爲褻服乎。

緇衣羔裘飾

邢疏云。緇衣羔裘。謂朝服也。王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不言色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色元。王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是羔裘用緇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故知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素衣麑裘。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故聘禮裼降立。註引王藻云。麑裘青豻褒絞衣以裼之。熊氏曰。臣用絞。君用素。皇氏曰。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黃衣狐裘。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時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與息民異也。王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

按邢氏此疏。最爲詳核。但言緇衣。未兼祭服。於義不備。王制三公一命卷。疏云。諸侯、大夫、士、自祭。士則元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大夫祭朝服。儀禮少牢饋食禮云。筮於廟門之外。主人

朝服。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故知祭服、即朝服也。又黃衣狐裘。兵事用之。詩羔羊章。孔疏。詳引裘制及此云。若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緇裘。象衣色故也。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定九年傳云。哲幀而衣緇製是也。故知兵事亦用黃衣狐裘也。

必有寢衣

何氏註。孔曰。今之被也。

按寢衣、無攷。朱子移此句於齋必有明衣之下。故解此殊覺費力。若從古本次之。則孔註語自簡明。

必朝服而朝

何氏註。孔曰。朝服、皮弁服。邢疏曰。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註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

按、孔曰朝服、皮弁服。邢疏知其誤。乃云視朔之服。然本文言朝服。何得云視朔服也。玉藻云。孔子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疏謂朝服緇衣。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是此節的註。夫子既致仕。或不從視朔。而但朝服而朝也。

齊必變食（註疏以必有明衣布屬上節。齊必變食爲此章首。）

邢疏曰。自此以上皆蒙齊文。凡言不食者皆爲不利人。亦齊者孔子所愼。若食之或致困病。則失嚴敬之

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然。

按邢氏此說。甚有意義。凡常雖聖人。恐不能如此。勢有所不可也。又況聖人之言。則著爲教。若責人之凡常如此。是不知民生之疾苦艱難矣。

不時不食

何氏註。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

割不正不食

邢疏曰。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

何氏註。三物雖薄。祭之必敬。邢疏曰。祭、謂祭先也。按玉藻云。惟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知此三物雖薄。亦祭先也。

席不正不坐兩節註疏以鄉人飲酒屬此章。

邢疏曰。凡爲席之禮。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是禮之正也。

何氏註。孔曰。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

按此疏未嘗古人以此節相屬者。恐是夫子爲大夫居鄉當異席。而又不敢以不齒之禮。倣其長者也。

鄉人儺

劉昭註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引蔡周論語註云、儺、却之也、以葦矢射之、

厩焚章

陸氏釋文引王弼註云、厩、公厩也、

王肅曰、不問馬、今人云、韓文公讀不爲否、言聖人豈仁于人、不仁于馬、貴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其事曲矣、況又未必韓公所說、

按禮雜記、載夫子厩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疑公厩之說爲非、而讀不爲否、其說似新、然筆解却無之、

君祭先飯

羅泌路史曰、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飯者也、古者將田祭豭、將射祭侯、用火祭爨、用帥祭禡、食必祭先爲爨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蠶、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嗇、先食、先酒、皆其類矣、王肅曰、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路史於此斷句、）是故孔子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按路史此說、是以先飯爲所祭之神、論自該博、但君祭先飯、無與夫子事、無庸記於鄉黨、觀其後引先飯黍而後啐桃事、牽強回護、其謬自見、學者知有此說可也、

入太廟每事問

先伯父環石公云八佾篇是記言。鄉黨篇是記事。按邢疏亦不以此爲重出。

山梁雌雉註疏以此另爲一節

何屺瞻曰。邢疏曰。梁、橋也。按今口外猶呼高嶺爲梁。此古語之流傳者。叔明之說似非。翔而後集。何集解本不與下雌雉相屬。朱子亦據胡氏謂雉之飛也決起。其止也下投。無翔集之狀。故註中謂上下必有闕文。

論語註參卷下

先進後進

何氏註。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興時損益。後進得時之中。先進有古風。

按此註、稍牽強。然謂先進後進。爲先仕後仕。正對下用字言。義亦可從。邢疏乃因下章鄭註而謂此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前後之輩。語極無理。

何祀瞻引伊川云。矯枉以救文之弊。則從先進。小過之義也。又云。細看野人二字。自有質勝之意。

按此爲重質之說。尙未說到。中後進自是文勝。故救之以質也。古註云。後進得時之中。是體貼君子也。三字猶居其國。不非其大夫之意。不可泥也。

皆不及門也

何氏註。鄭曰。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按鄭此語。本牽強。邢疏因之而以釋上章。更謬。韓筆解。謂弟子學道。由門以及堂。由堂以及室。分等降之差。亦不穩。

何祀瞻曰。程子言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按、曾子年最少。時未及門也。

孝哉閔子騫節

何氏註。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按此謂父母兄弟。皆信其孝。故人不能離間。義亦可用。

蔡虛齋曰。吳氏謂夫子之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

按近有以孝哉閔子騫五字。屬人言者。義亦可從。

孔子對曰

邢疏。季康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

按論語。無與臣言而稱對者。惟季康子屢稱對。邢疏言或可從。

顏淵死鯉也死

邢疏。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以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淵卒時。孔子年六十一。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則鯉卒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據其年。則顏淵先伯魚卒。而此云云。又似伯魚先卒者。王肅家語註云。此書久遠。年歲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爲假設之詞也。

按邢氏此疏。辨駁明白。而終之曰或以爲假設之詞也。語謬甚。

季路問事鬼神章

王若虛論語辨惑序云。問死、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宋儒皆以爲實告之。此過於深也。

按王氏之說非是。集註謂不可躐等。故告之如此。猶是推原之意。然事人即能事鬼。知生即是知死。固當以程子之說爲正。

季氏富於周公

何氏註。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邢疏引杜預曰。卿士、王之執政者也。

按此語有理。言魯之執政。乃富於王之執政也。邢疏又云。魯其後也。則仍爲元公矣。

屢空註疏以此章連上柴也愚章。

何氏註。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

按此說可用。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韓笙解貨當爲資。殖當爲權字之誤也。子貢資於權變。未受性命之理。

子張問善人之道節註疏連下論焉是奚爲一章。

何氏註。孔曰。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聖人之奧室。

論篤節

何氏註。論篤者。口無擇言。君子者。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按此似是與二字。猶言是所謂善人與。以上二說。似不可用。

子路問聞斯行諸

何氏註包曰賑窮救乏之事邢疏若周人窮乏當賑救之事

子畏於匡章

韓筆解死、當爲先字之誤上云顏淵後下云回何敢先其義自明

點爾何如節

鄭曉古言曰曾哲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就是眼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夾衣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又正在沂水傍舞雩左右故云然乃其所遇在此卽所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哲是時有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妄想點是眼前事耳若必等待此時此景與妄想何異

按此說卽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之意說此節極好

鏗爾

何氏註孔曰鏗者投瑟之聲

浴乎沂

韓筆解浴、當爲沿字之誤周三月、夏之正月無浴之理

按此說可用

浴乎沂　二句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王充曰。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曰。諷乎舞雩之下。愚謂以風爲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

按此、是伯厚不取王充仲長統之說也。王充論衡。載此爲雩祭。暮春四月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乎沂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其說絕異。故不足取。然以浴爲涉。其卽筆解以浴爲沿之所出乎。

詠而歸

何氏註。包曰。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

曾晳後

何屯瞻曰。曾點是見得三子儘好。何故不見許於夫子。故獨留再問。不是自喜見許。眞以夫子爲薄三子也。

惟求則非邦也與惟赤則非邦也與

何氏註。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

按古註。此二句不作點問。最爲有理。不然。夫子已告之以安見非邦。不當復問赤之非邦也。

在邦在家

何氏註。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

去兵去食

何屺瞻曰。觀周官小司徒、及司馬法。則所謂兵者。卽其民也。召募始于桓文。初無所據。當孔子時。舍井田那何之民。豈別有可去之兵哉。下二節問答。但欲窮此理之極。而非實事也。

按此說固是矣。然此祇是言時危數極。敗亡糜費。有不得已焉耳。兵以義死。財以兵散。而信自在天壤間。蓋民信已在前。至此不過下罪己之詔。布哀痛之言。以使民振起耳。非去兵去食之後。單有一箇使民信之法也。近世又有謂去兵是去甲冑戈矛者。尤非是。

子貢曰惜乎節

何氏註。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

按此至君子也斷句。猶言論此君子也。與上君子質而已矣。針對。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何氏註。鄭曰。言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詩之異義以非惑也。

按古註是以此二句。跟是惑也說。猶言不足以富己之德。而適足以爲異而爲惑耳。然惑卽不能崇德。未嘗不兼頂上段也。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何氏註。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何氏註。馬曰。後人黨多。

按此句。道盡古今奸僞之罪。

先之勞之

何氏註。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

按此說。亦似有意味。

子之迂也

鄭論語註。迂、作于往也。

按以迂爲于者。疑子路不當以迂加之夫子也。意自可存。

其身正章

何屺瞻曰。此節要重講下截。輕帶則聖人何苦有此贅。令無不正。身有不正耳。此章全是辨令。

魯衛之政兄弟也

何氏註。包曰。周公、康叔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

按此。則政字。是指其盛時言之。與朱註相反。然可參用。

冉子退朝章

何氏註周曰謂罷朝於魯君焉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政事者凡行常事

按此自是一說然不如鄭註之穩故朱子從鄭說

吾黨有直躬者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按鄭論語註亦云直人名弓然胡致堂謂以直躬爲人名者妄甚其言是也姑存之以廣異聞

其父攘羊

何氏註周曰有因而盜曰攘邢疏因羊來入己家其父取之

按邢疏不知是以意言之或相傳有此語也存之以廣異聞

直在其中矣

邢疏曰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

何屺瞻曰如何要隱正謂其於理有未當耳則就其隱時義理昭然自在是非之理即在惻隱羞惡之中並行不悖在中之解如是原無所枉也苟有過人必知之直之至矣因論春秋書夫人遜于齊夫人氏之

喪至自齊。剖析及此。

硜硜然小人哉

韓注解硜硜、勇敢貌。非小人也。小、當爲之字古文、小與之相類。傳之誤也。既云言必信。行必果。豈小人耶。當作之人哉。於義得矣。

按此可備一說。然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似其言從此節出也。

人而無恆章

何氏註。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

按鄭註。巫醫句。語意未明。然以下無恆之人。易所不占對看。似謂無恆之人。其病不易治。雖巫醫無如之何。猶心無定主。卽易亦不能占也。惠伯論南朔之筮。亦是此意。邢疏不能爲之發明。

憲問恥節

何氏註。孔曰。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

按此以恥也。單屬無道說。亦是一解。

俱不得其死然

李豫亭推蓬窗語曰。俱不得其死爲句。不當如由也不得其死然例。而以然字屬上句。蓋由也未然。而羿則已然也。

按此說有理。

問子西

何氏註。馬曰。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

按鄭子駟之子公孫夏、爲子西。或人不當以此爲問。當以楚子西爲是。

彼哉彼哉

何屺瞻曰。彼讀若貢甘之貢。哀也。廣韻在五寘中註。召白公致亂。按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白公殺子西在七月。

按屺瞻致白公之亂事甚精。以彼爲哀。哀其將致亂也。

奪伯氏駢邑三百

何氏註。孔曰。管仲奪之。

按此、或伯氏有罪。管仲爲政而黜其邑。亦不可知。亦未必其自有之也。書祉三百。未必是駢邑三百。

貧而無怨難章

邢疏引江熙曰。顏回無怨不可及。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管仲非仁章

何氏註。王曰。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皆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

子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之不當死。何晁謂曰。程子桓兄弟之說。無據。特以兩人皆亡公子。非有君臣之定分。猶可以無死耳。

其言之不怍

何氏註。馬曰。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

按此、正與朱註相反。然可與先行其言。及聽其言而過其行諸章相發明。

陳成子弑簡公章

程子曰。論語拾遺曰。哀公三桓之不足以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爲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儆於後世也。

按子由此說自好。但後謂孔子誠克齊而返。誰與保其功。則孔子之所不爲也。是孔子但以言嘗其君而不以身履其事也。與胡氏先發後聞之說雖不同。而同一妄而已。故删之。

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豈若從孔子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

按東坡此說。爲哀公計最好。亦最得夫子請討之意。而子由乃以爲不然。何也。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蘇子由論語拾遺曰。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

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于我。不役于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按此以君子小人同絃歌章爲一例。亦是一解。

爲人爲己

何氏註。孔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邢疏引蔚宗曰。爲人者。馮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也。

便乎使乎

王允論衡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

按論衡此說絕異。存之以廣異聞。

君子思不出其位註疏。連上節重出者讀。

何氏註。孔曰。不越其職。邢疏曰。此章戒人之僭濫侵官也。

按朱子取范氏之說。亦是此意。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邢疏曰。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

按朱註是平對。不作一串說。然言過者。欲有餘之辭語。亦未深穩。或祇如邢說可也。

作者七人矣註疏。連上節讀。

何氏註、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邢疏曰、言爲此行者、凡有七人。邢疏又引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又引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條、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

按此、皆朱註所謂必求其人以實之者。

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何屺瞻曰、是字、言獨是他如此。若作原來是他。便大懸絕。晨門祇見得難便住手。與字有未知聖人更用何法以旋乾轉坤之意。蓋疑詞非刺也。

按屺瞻此說極好。

諒陰三年

何氏註、孔曰、諒、信也。陰、猶默也。邢疏、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闇。康成以爲凶廬。非孔義也。又云、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謂卒哭除服之後。三年心喪。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衰麻三年者。晉書杜預傳云。（按此下邢疏所云、皆見晉書二十卷禮志中、非續傳也。邢誤稱傳耳。）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惟杜預以爲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陰之證也。

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耶。預又作議曰。此下參晉書增錄之。而稍節。邢疏所引。上古之世。喪期無數。廣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答曰。何必高宗云云。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議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之喪。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凷。以荒大政也。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聖賢所以爲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皇太子配貳至尊。與國爲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議奏太子遂除衰麻。諒闇終制。

按孔以信默釋諒陰。愈于鄭氏凶廬之說。邢疏引杜預以明天子之禮。可也。若杜預本爲皇太子議皇后之喪服。此則不可天子之元子猶士也。豈得謂既葬除喪乎。太子爲母后服三年。無所謂荒大政。何必云諒闇終制乎。

衛靈公問陳章

蘇氏論語拾遺曰。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蔥學而已。不知其他。黎彌謂齊景公。孔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衛靈之所以待孔子者。殆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黎彌也。久而厭

之。將倣之以所不知。故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按此說甚好。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註疏以未之學也截爲一章。而以此下另爲一章。）

何氏註。孔曰。孔子去衞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

按明日遂行。當屬上另爲一章。在陳絕糧以下。當另爲一章。非必一時事也。孔註去衞以下。與史記世家不合。然史記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絕糧。朱子嘗辨之曰。是時陳蔡方服于楚。若楚王來聘。陳蔡安敢圍之。今按孔註陳亂。故乏食。亦不言兵圍。孔安國在馬遷前。當可據也。

子張書諸紳

何氏註。孔曰。紳、大帶。邢疏曰。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一名大帶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而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二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鞶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紳帶之制也。

按此、祇說得紳帶之制。古既無筆與墨。則紳何以書也。鄭註終辟辟垂云辟。讀如褊冕之褊。謂以繪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褊其紐及末。士褊其末而已。竊謂既有繪采之法。則亦必有書之法也。禮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及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一時倉卒。若必如古人竹簡之書。恐無及矣。且人臣朝君。

日有事焉若不能書之而又可揩拭去之亦不能日易其笏也大戴禮武王帶銘云火滅修容愼戒必恭恭則壽則帶有書舊矣

如之何者　二句

何氏註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

按此不以如之何者連上句讀義自可通

好行小慧

蘇氏論語拾遺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惠徼譽于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按此說正取魯論語讀慧爲惠之說而申之也釋難字未愜

吾猶及史之闕文章

何氏註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俟知者有馬不敢調良則借人乘習之言此者以時多穿鑿邢疏曰有馬者借人乘之此舉喻也

按包註言時多穿鑿似專指闕文故邢疏以有馬句爲舉喻言闕文以俟知猶有馬而俟人調良也蓋馬借人乘此最細事當孔子時亦未必無之故其說如此然解殊費力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余也。嘗聞之先伯父環石公云。君子躬耕而學者也。其窮而在下。不得謂以學窮。故曰耕也。餒在其中。其達而在上。不得謂以耕達。故曰學也。祿在其中而要之餒與祿。非君子之所憂所謀也。始終一道而已矣。

知及之章

何氏註。包曰。知及能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邢疏曰。此論居官臨民之法也。不仁守。雖得祿位。必將失之。

按此說。與下不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爲一串。可從也。但邢疏以雖得祿位。必將失之釋雖得之二句。則大謬。恐是言雖得民之情。必至于失之也。

邢疏又引李充云。夫知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涖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引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

按此二說。皆可用。

民之於仁也章

邢疏引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亦得爲一義。

按此說。嫌首句加遠字。

遠人不服

何晏曰動干戈於邦內指顓臾此遠人只泛言

邦分崩離析

何氏註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

按此只指民言爲是

蕭牆之內

顧棟高論語註邦內作封內

按封字似較穩顓臾爲魯附庸不得云邦內而可云封內上邦域之中亦當云封域之中也

蕭牆之內

何氏註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囚桓子

按此釋蕭牆字面亦未必確而朱註因之但不詳耳其謂後陽虎囚桓子釋憂在蕭牆之意則確矣而註不用何也

天下有道章

何氏註孔曰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于隱公至昭公十世死於乾侯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所囚馬曰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

按此就魯言之。亦自可通。但言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三世字殊無據。此融之陋也。

則庶人不議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旨微矣。

按此說。亦得聞之言也。

其斯之謂與

何氏註。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

按註疏。民無得而稱焉。作民無德而稱焉。言其於民無德。故無稱。則斯字、卽指德字。自直捷不必移就不以富二句于此上也。

邦君之妻章

何氏註。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刑疏曰。夫之言扶也。言扶成人君之德也。

鄉原德之賊也

何氏註。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

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將命者出戶

何氏註。爲其將命者不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

按將命者不已句。雖想當然。而語未穩。何屺瞻曰。士相見禮。疏云。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是將命者、夫子之人也。又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則是孺悲終得在門牆之列者。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邢疏引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悟於夫子。意在屈己以明道也。

按此說最好。與牽強回護不同。

惡徼以爲知者

何氏註。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

微子去之

羅氏路史曰。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而說者乃以爲抱祭器以歸周。吁、有是哉。按周本紀。抱器者爲太師摯、少師強。而非箕子、微子也。所謂去之者。特不在其朝。而其所謂遯於荒者。直亦盤庚之出遯荒野。以

自免於刑戮而已矣。何至挾祭器降周哉。

按此論。破千古之惑。是路史中議論之最純正者。

朱張

邢疏引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

按荀子云。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桀跖之世不能汙仲尼子弓是也。邢氏謂行與孔子同。故不論。與我則異。於是句相矛盾矣。此自記言者偶逸。非有義也。又韓文公送王秀才序。謂荀子所云子弓是。馹脊子弓。則亦未可決然謂爲朱張也。

放言

何氏註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王伯厚曰。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註有味。

按此說最好。

大師摯適齊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鄭康成以爲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太師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而奔者。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于師摯之後。誤合二事爲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

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爲王時人也

君子不施其親

何氏註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

周有八士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包註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董仲舒春秋繁露謂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周書武寤篇尹氏八士註云武王賢臣晉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與周之言攷之當在文武時

閻若璩曰楊升庵以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爲即仲忽命南宮伯達史逸遷九鼎三巫即伯達君奭有若南宮括即伯适則八士者南宮氏也

按周書和寤解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召邵公奭畢公高而命之以敬乃厲翼於尹氏八士惟固允讓註云厲獎厲也又武寤解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饗王克配天合於四海惟乃永寧則謂爲文武時人者正非無所據也

子夏之門人章

何氏註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泛交當如子張

按二句道得好

余鄉先輩顧若璞（名思）先生交說曰。子夏論交。本諸夫子之言。可者與之。卽親仁友仁之旨。不可者拒之。則無友不如己之旨。而子張述所聞以格之。過矣。蓋子張所聞。是夫子概論。與人之量。而非所以論交也。於衆則容之。於不能則矜之而已。非友之也。

大德不踰閑章

何氏註。孔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邢疏曰。此章論人之德有小大。而行亦不同也。大德之人。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也。小有德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仕而優則學

何屺瞻曰。上句爲世卿言。下句則草野之秀民。聖門無突然言仕者。

喪致乎哀而止

何氏註。孔曰。毀不滅性。

按此亦可備一說。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何氏註。包曰。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按此釋困窮字不穩。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何氏註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

韓筆解帝臣、湯自謂也言我不可蔽桀之罪也。

按二說、皆與朱註不同存之以備參可也。

何屺瞻曰簡在帝心當兼頂有罪句說。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何氏註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邢疏曰泰誓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孔意以彼爲伐紂誓衆之辭此汎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也。

民食喪祭

何氏註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

按此以四項平列亦是一說。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韓筆解命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

按此說、亦可參用。

先君年卅五。於乾隆壬午二月下世。時不肖年十一。而弟於是年六月始生。固未知讀父書也。稍長受學。而苦不識用功。多取速以了事。先慈訓之曰。自吾來汝家。汝父年十八耳。每見其讀書燈下。反覆不已。又無力購書。多借人書手抄。日夕不倦。豈如汝輩之草率如此哉。因授以先君所寫學庸大全。及唐人中晚詩。金中州集摘本。自是稍知自戢。亦不知有是書也。今年夏四月。先慈見背。呼天搶地。無以爲心。檢點橐奩。以無忘口澤。乃得手批論語二本於奩具中。各以小紙條粘於各章之下。而以蠅頭小楷書之。蓋凡古註與儒先之有異說者。無不萃於其中。因愈以知先君之好學不倦。非不肖等之所能繼述。而回憶先慈之言。恍如昨日。而音容已不可復接矣。痛復思痛。較之痛定思痛者。更何如耶。相對涔涔。俯匐苫次。謹逐條錄出。以質世之好學者。嘉慶四年七月十一日男紹祖謹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論語竣質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翁

✤E五二六一